

# 摄影世界

PHOTOWORLD VOL.376

2013年4月号 总第376期

新华社 中国国际文化影像传播有限公司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1272/J 邮发代号2-175 E-mail:photoworld@netease.com 定价:26.00元

## 专题·策划 摄影遇上摇滚乐

影像·故事  
罗伯特·亚当斯:家园的救赎

非典十年:  
不该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职业·创享  
访第56届“荷赛”评委顾铮

器材·技法  
鸟类摄影攻略





尼康  
影像，从心



尼克尔镜头80周年

# 真实与

尼康 FX格式卓越之作：D800突破性的3,630万超高像素带来细腻逼真的



# D800

3,630万  
有效像素

51点  
自动对焦系统

ISO  
6400  
感光度

D-Movie  
全高清  
1080p 动画

每秒约  
4幅  
连拍速度

3.2英寸  
LCD 显示屏

EXPEED 3  
数码图像处理器

Kleartec  
Made In Germany



## 柯勒

德国柯勒光学滤镜，德国原装进口，通过创新技术，结合高性能数码镜头而设计出优化型滤镜。超薄镜片和多层镀膜技术，以及纯铜镜框工艺，成就了柯勒光学的优良品质。

柯勒UV滤镜，在保证良好的透光率情况下，有效防止紫外线，分为铝框和铜框两种工艺。柯勒CPL偏光镜，超薄镜片采用多层镀膜设计，防尘、防水，并采用纯铜镜框工艺。柯勒V-ND可调数码减光滤镜，使用范围相当于ND2-ND400，可削减1-9级光圈。镜片采用德国肖特玻璃，减光效果出色。

## 以自由和无畏，向艺术致敬

德国柯勒亚太区总代理：北京威盛泰贸易有限公司

地区分销商：中山市思锐摄影器材工业有限公司 400 830 2299（华南、西南、华东、华北、华中、香港、澳门）  
北京贵景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010-52693280（东北、西北、河南省、山东省、上海市）

[www.kleartec.com](http://www.kleartec.com)

# 当摄影遇上摇滚乐

As photography meets rock Mus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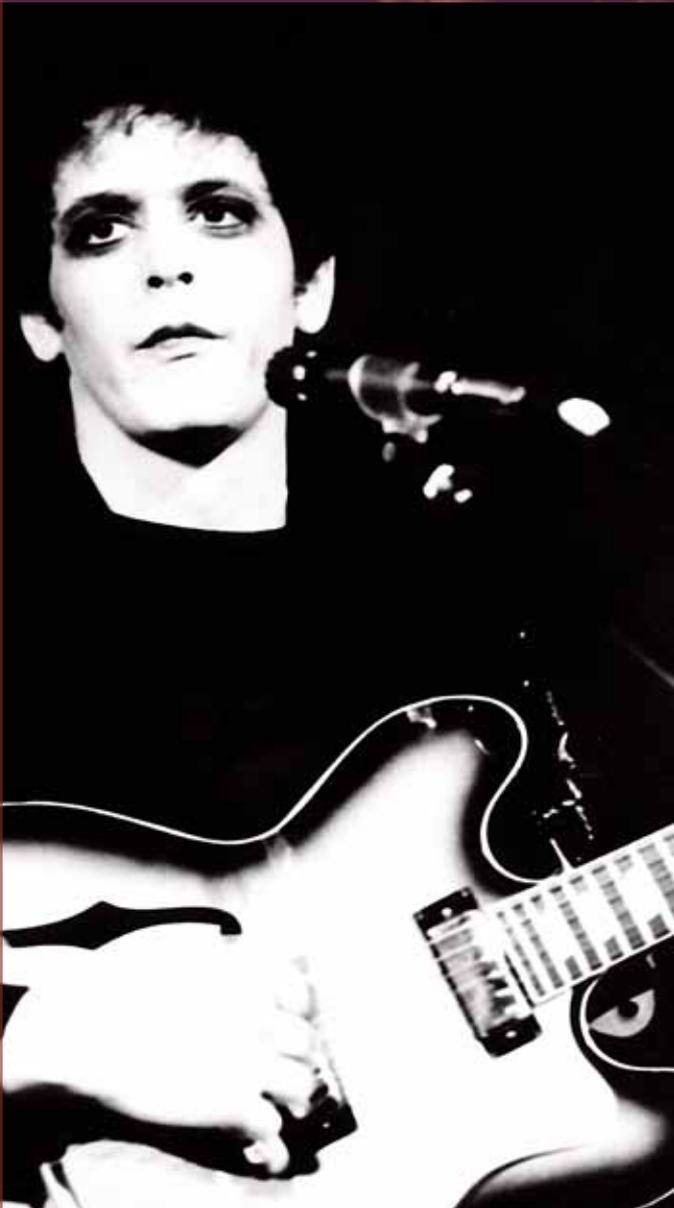
邢江 / 文

摇滚乐诞生的时候，摄影术早已深入人心，成为表现社会和表达个性的重要渠道，用镜头记录摇滚乐成为顺理成章之事。这样来看，应该是摇滚乐遇上摄影。但是，摇滚乐又是所有拍摄主题中较特殊的一类。以摇滚乐为题材的影像作品，拍摄内容包括现场表演、与音乐家合作的唱片封面、杂志插图，以及纪实图片等。可以说，它集合了舞台摄影、人像摄影、纪实摄影的元素。无论是现场表演、纪实、还是与音乐家合作拍摄的项目，这一题材在视觉上的冲击力和人文色彩都十分强烈，形式与内容也往往走在社会思潮变化的最前端。在手法和技法同样的情况下，视觉观感和心理感受的差异性主要来源于其内容的差异，在拍摄摇滚乐的作品中，这一点尤其突出。有句俗语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摄影与摇滚乐一道，恐怕也只有遇上的份了。

不过，这也正反映了摄影的力量，作为一种途径去呈现社会多元文化，同时呈现贴有某类文化标签的个人和群体的生活状态、感情变化、观点主张。我们为读者呈现这一专题，正是以此为出发点。

在摇滚乐的历史中，很多乐手、乐评人都曾明确宣称摇滚乐只存在于现场中，或者摇滚乐最大的魅力只来自于现场。当摇滚乐刻录成CD发行后，总会招致很多人的抨击，嫌音色过于干净和清脆。这与其他音乐风格显得有些不同，摇滚乐本不是单属于听觉系统的，视觉、触觉甚至嗅觉都会让它的精神和气质得到更彻底的表现。其中，视觉刺激无疑具有更大的作用，而影像的拍摄与传播正是在将这种刺激延伸。摇滚乐摄影史学家盖尔·布克兰德曾这样说：“音乐需要影像来传递自由和个人创造的信息，当音乐结束之后，静止的影像依旧存在，让摇滚乐传遍四方。”

在本期专题中，本刊对摇滚乐摄影中的著名人物、著名照片与其呈现的著名文化事件进行了简单梳理，并采访了国内外数名拍摄摇滚乐的知名摄影师，为读者呈现精彩照片的同时，分享他们关于音乐、关于生活的态度。从中，我们希望给读者呈现的不仅是影像，还有摇滚乐题材影像所反映出的时代审美、社会思潮、主流和非主流文化的变迁。





伊基·波普 (c)MickRock

## Follow Suit: What Is Rock Music? and What Is So-Called Pioneer?

# 按图索骥： 何为摇滚？何为先锋？

尔乙 / 文

---

“摇滚”这个词从诞生起就不仅是指一种音乐风格，同样代表着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猫王标志性的扭臀和颜色不一致的袜子是摇滚，披头士的反战态度是摇滚，性手枪对权威的冒犯是摇滚，科特·柯本对成功的反叛也是摇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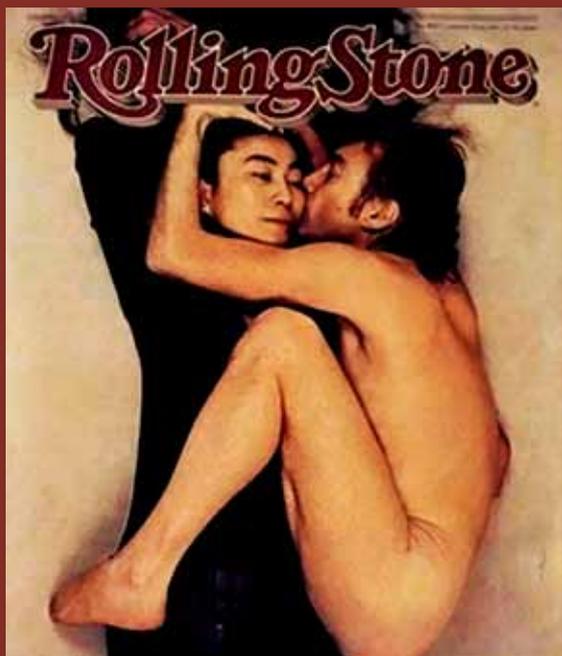
---

在策划这个专题之初，我曾尝试给“摇滚乐”下个定义，但后来费尽脑细胞却毫无结果，至少在中国，寻到一个准确的定义并不容易。Rock、Metal、Punk、Funk、Grunge、Industry、Noise等等很多英文单词都可以归类到“摇滚”这个汉语词汇之下，甚至舞曲和民谣也曾在这个旗帜下被国人接受。关于这个话题，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大概2003年底的时候，左小祖咒在“新豪运”酒吧举办个人演出，当时已经出版三张正式专辑的祖咒被称为地下摇滚乐的代表，可是演出刚开始，祖咒便宣称“自己唱的不是摇滚乐”。因此，这个专题的标题大概是值得商榷的，或许统称为“先锋音乐”更为恰当。然而，这似乎又缺少了“摇滚”这个词所能体现出的力道。在此，我们还是借用这一词汇，将其含义扩充为“前卫、非主流、具有叛逆精神和独立品格的”现代音乐形态。“摇滚”这个词从诞生起就不仅是指一种音乐风格，同样代表着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猫王标志性的扭臀和颜色不一致的袜子是摇滚，披头士的反战态度是摇滚，性手枪对权威的冒犯是摇滚，科特·柯本对成功的反叛也是摇滚。

## 那些年 那些事 那些照片

总有人说，摇滚乐只存在于现场。不去品评其中深意，起码它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涵：理解摇滚乐不能仅靠耳朵，还要依赖视听结合。作为先锋艺术，无论是音乐、观念、行为，还是形象，摇滚乐都与反传统息息相关，这也就使描述摇滚乐和摇滚明星的影像——新闻照片、纪实照片、舞台照片抑或人像照片——总是显得很独特。

1980年12月8日，前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的灵魂人物约翰·列侬（John Lennon）被歌迷枪杀，这是摇滚乐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就在他死前几个小时，摇滚乐摄影史上也诞生了最为重要的一张照片——约翰·列侬像婴儿一样蜷缩在妻子小野洋子（Yoko Ono）身边。这张照片由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拍摄，成为《滚石》杂志1981年第一期的封面，2005年10月被美国杂志出版联盟和美国杂志编辑协会评选为过去40年“最佳美国杂志封面”排行榜第一名。这是列侬生前所拍的最后一张照片，仿佛他在向这个世界进行最后的吻别。虽然此前五年，列侬已经放弃了摇滚明星的身份回归家庭，但他的死仍被认为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在那个时代，摇滚乐好似寻求人性回归的仪式。



1969年8月15日，美国纽约州北方的伍德斯托克小镇迎来了将近50万人，他们高喊着“爱与和平”的口号在此聚会。3天的彻夜疯狂，3天的摇滚乐天堂。首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至今令无数人怀念，成为一个神话，也成为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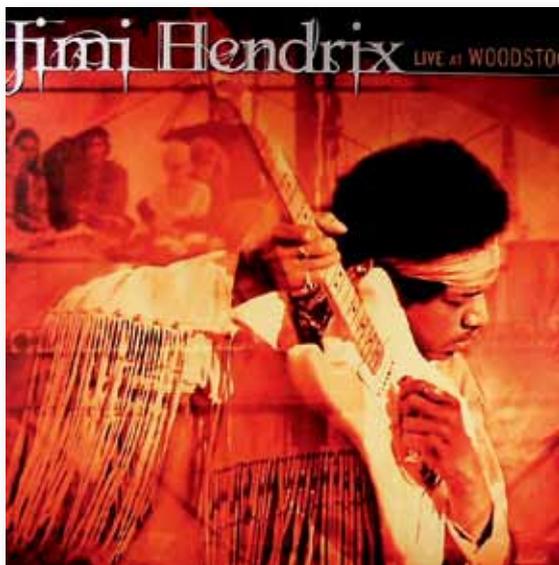
大型露天音乐节的标杆。叛逆、叛逆，还是叛逆，摇滚乐的反主流气质至此达到一个巅峰。当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用牙齿演奏《星条旗永不落》，并当众燃烧美国国旗时，借着骚动形成了无法超越的视听奇观。虽然鲍勃·迪伦（Bob Dylan）、披头士乐队和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缺席了伍德斯托克，但谁人乐队（The Who）、贾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和桑塔纳乐队（Santana）等参演音乐人/乐队还是令这次音乐节成为代表60年代摇滚乐文化的里程碑。

1999年7月23日，同样的伍德斯托克再次上演，成为我们这代人寻找当年图腾的一条出路，然而，媒体却似乎没有了30年前的锋芒。放纵、火灾、广告，成为媒介版面上经常出现的形容词，很多人开始摇头，称当年的反叛精神和嬉皮文化已不见踪影。然而，其实摇滚乐还在这里，科恩乐队（Korn）和暴力反抗机器乐队（Rage Against The Machine）所带来的巨大轰动、化学兄弟乐队（The Chemical Brothers）迷离的电声舞曲、DMX乐队的频爆粗口，还是带来了紧张和刺激的欢愉。只是，摇滚乐自身的形态更加多元，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愤怒，乌托邦幻想也已经没有多少人在乎。两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差异何在，无法仅从音乐中找到答案，就像黑白照片与彩色照片的差异一样。

在纪录两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照片中，这种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1969年的音乐节，无论舞台上的乐手还是台下的观众，看上去都并不显得怎么狂野和激愤，却暗藏着随时可以爆发出的力量。从照片中，我们可以读到只属于那个年代的氛围——用甜蜜表达愤怒，用身体发出自由的呼号。相对的，99年的音乐节却显得有些暴戾，一种被压制的狂怒随着汗水与泥泞喷涌出来。舞台上充满了张力，舞台下满是撒野的人群，哪怕你去构图，也能捕捉到令人震颤的影像。



1969年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吉米·亨德里克斯在1969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199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纪录片截图

一定意义上，朋克运动是与传统摇滚乐对着干的。乐理，不重要，技术，不重要，不会弹琴、不会唱歌，都不重要，那重要的是什么？是与主流势不两立的勇气和表达的欲望。有人讲，朋克就是对70年代失去方向的摇滚乐的反叛。

如果说，伍德斯托克所代表的60年代的叛逆性格很大程度上直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核心，那么70年代开始的朋克革命则简单很多。一定意义上，朋克运动是与传统摇滚乐对着干的。乐理，不重要，技术，不重要，不会弹琴、不会唱歌，都不重要，那重要的是什么？是与主流势不两立的勇气和表达的欲望。有人讲，朋克就是对70年代失去方向的摇滚乐的反叛。这种多少有点达达主义倾向的音乐风格，主张人人可以创造音乐，越简单才越有利。从性手枪乐队(Sex

Pistols)开始逐渐被捧上神坛的三和弦理论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从此，先锋的概念开始不断拓展，硬核、无浪潮、强力流行乐等众多新形态轮番上演。国内摇滚乐的蓬勃多少也源于朋克革命的推动。上世纪90年代，主流摇滚乐外的众多地下乐队都选择这种音乐形式来申诉自己的主张，乃至被当时的乐评人形容为“祖国河山一片朋”。而且，最先走出国门，被国际认可的地下乐队也出自这一群体。

朋克乐队和乐手极具辨识度，这在照片中显而易见，鸡冠头、身体各部位穿环、带刺的手链、夸张的动作和目空一切的神情。在诸多摇滚乐流派中，朋克运动的发展与塑造形象的关系可谓最为密切，乃至如今“朋克风格”早已跨出了摇滚乐的大门，奔向了时尚产业。

1994年4月5日，涅槃乐队(Nirvana)主唱科特·柯本(Kurt Cobain)正当音乐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在家中自杀身亡，年仅27岁。柯本是一个传奇，他将被主流视为垃圾的Grunge乐风带入主流社会深处，成为世界青少年的偶像，这在之前的先锋乐队中是绝不可想象的事情。Grunge可以解释为朋克乐的一种，却因涅槃的存在而独立于众多朋克曲风之间。“在变老前死去”也因柯本的死再次成为部分摇滚乐听众的口头禅。他在遗书上这样写道：“我已经好多年都不能从听音乐、写音乐及读和写中感觉到激愤了……我能想起的最大罪恶即是欺骗人们，装模作样……我已经没有任何激情了……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



科特·柯本传记封面

虽然是全民偶像，科特·柯本公开的照片中，仍旧总是透露着难以言表的忧郁，随意的中长发时不时扫过脸颊，淡蓝色的眼睛望向前方，透着对世界的不安。科本习惯于在演出结束后砸毁自己所用的吉他，可是，假若你看到过这个场面，绝不会将之与好勇斗狠联系在一起，而会想到悲愤与无助。

柯本的死还被认为显示出独立音乐人对主流流行音乐工业的不适应，以及不妥协的摇滚精神与商业炒作的冲突，然而以英美乐队为主要代表的西方摇滚乐从50年代开始便一直在经历着这个过程，每一个时代都不缺少频繁曝光的摇滚明星，媒体与摇滚乐的关系也越来越暧昧。不过，就在这些乐风逐渐成为主流文化的同时，发源壮大于欧洲的极端金属音乐（包括黑金属、死亡金属、工业金属、哥特金属等）却在流行音乐体系中保持着独立的姿态，甚至一些独立音乐厂牌仍在为生产的唱片进行手工编号。这种独立个性在他们的照片中——唱片封面、内页，舞台照片或宣传照片中也是一览无遗。大多数极端金属乐队并不是很在乎主流听众的观看品味，而是尽凶猛震撼之能事，挑衅我们的观看底线。

## 摄影师也是摇滚圈的一分子

客观记录也罢，艺术创作也好，杰出的照片一定是全情投入的产物。如果你不喜欢摇滚乐，最好也别端着相机冲进舞动的人群，为了几张照片让耳朵受折磨实在得不偿失。如果简单盘点一下那些名声在外的摇滚乐摄影师，我们会发现，他们不仅是喜欢摄影的人，更是热衷于摇滚乐的人。

首先要提及的摄影师叫吉姆·马绍尔（Jim Marshall），曾被安妮·莱博维茨评价为“唯一的摇滚摄影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当耀眼。这位1936年出生的摄影师上中学时便开始拍摄音乐人，在其后的岁月里，拍摄那些传奇人物对他来讲并不是太难，因为他们之间不仅是工作关系，更多的是朋友间的信任与陪伴。这让马绍尔可以轻松捕捉摇滚明星日常生活瞬间，以及他们随时可能迸发出的激情。马绍尔曾这样说：“我爱这些音乐人，他们对我而言就像是家人。当我回过头看，我意识到当某些特别的事情发生时，我始终在场。”

马绍尔的职业生涯中，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摇滚乐大师的形象，如鲍勃·迪伦、吉米·亨德里克斯、滚石乐队、谁人乐队（The Who）等。他也曾是1966年披头士乐队旧金山的最后一场演出中，唯一被允许在后台拍摄的摄影师，并在滚石乐队1972年的著名巡演中担任了随行摄影师。乐评家和摄影评论家对马绍尔的评价往往集中在两点，一是他的作品随性自由，没有过多修饰，也不怎么使用复杂的光线，二是他的脾气和所拍摄的摇滚明星一样有些臭，喜欢和人争执，经常爆粗口。马绍尔的个性与摇滚乐的特性比较合

拍，或许这也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摇滚乐摄影师中，像马绍尔一样喜欢和乐手混迹在一起的有很多，米克·洛克（Mick Rock）也是这样。为什么要提到洛克？当然不止因为如此。洛克的名字与华丽摇滚乐有着深深的渊源。华丽摇滚乐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英国，曲风硬朗，与传统重金属类似，但是乐手追求奇装异服，喜欢浓妆艳抹和华丽的造型，皇后乐队（Queen）和大卫·鲍伊（David Bowie）是典型代表，后期的玛丽莲·曼森（Marilyn Manson），或者国内的秋天里的虫子乐队都带有华丽摇滚的印记。洛克和大卫·鲍伊的关系非常不错，在一段时间内担当了鲍伊的御用摄影师，总能将鲍伊最美丽、最耀眼的一面呈现在大家面前。同时期，大部分华丽摇滚乐手的经典照片均出自洛克之手，可以说，当你想要了解华丽摇滚乐的黄金年代，就永远绕不开洛克。

虽然洛克的作品不止于华丽摇滚，但是它们的共性很明显，也可称之为“华丽”，而且他的拍摄对象也大多是富有强烈视觉刺激感的乐队和乐手，比如傀儡乐队（The Stooges）和伊基·波普（Iggy Pop）、性手枪乐队、平克·弗洛伊德乐队（Pink Floyd）与西德·巴勒特（Syd Barrett）。

有着类似性格的同时代摇滚乐摄影师中，安东·寇本（Anton Corbijn）的名声更大，除了他本身具有杰出的摄影才华外，与英国金属乐队U2的关系也使他更富传奇色彩，他曾被称为“U2乐队的第五位成员”。出生于荷兰的安东·寇本少年时便对摇滚乐产生了极强的兴趣，因着迷于快乐小分队乐队（Joy Division）曾立志当一名鼓手。后来移居伦敦的他并没有站在摇滚乐的舞台上，而是得到了英国摇滚音乐周刊《New Musical Express》摄影记者的工作。1984年，安东开始独立发展，很快得到了摇滚圈和摄影界的认可。面对成功，安东这样说：“在音乐圈里，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好运气有一部分是来自这个圈儿里实在有不少糟糕的摄影师，他们根本不懂摇滚乐，音乐跟影像之间失去了应有的关联性。”

安东·寇本的摄影风格非常独特，作品以黑白为主，粗颗粒、大反差，与他钟爱的音乐一样具有硬朗和锐利的特征。另外，在形式感之外，安东更看重照片所表达的情绪和象征意念。他曾说：“我希望拍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表象。”U2乐队的主唱波诺（Bono）这样评价他：“有时安东能给你一个你根本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转到国内，摇滚乐摄影师与摇滚乐本身的关系也同样密切。作为舶来文化，摇滚乐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与“地下音乐”这个名词联系在一起的，完全是小众文化，而那些乐手在演出之外往往还有另外的身份。如果不关注摇滚乐而只是想拍照，恐怕连去哪找谁都不清楚。蔡鸣曾跟随成都的地下乐队四处巡演，山羊还会临时客串乐队主唱的角色。对他们来说，摇滚乐摄影其实不是简单的拍好照片。📷



## Bob Gruen: A Good Photo Shows Musician's Attitude

# 鲍勃·格鲁恩： 一张好照片能表明音乐人的态度

鲍勃·格鲁恩 / 图 邢江 / 采访 文鲲 / 文

假使有人让你选出摇滚史上最优秀的摇滚乐队，如果披头士乐队 (The Beatles) 只能列第二的话，那么第一的名额也只能是空缺的。虽然这句话尚有争议，但也由此可见披头士在乐迷心中难以替代的地位。作为乐队灵魂人物，约翰·列侬 (John Lennon) 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1970年披头士解散后，列侬移居纽约，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独唱歌手，在此期间，他发行了“Give Peace a Chance”、“Imagine”等著名歌曲。

1 约翰·列侬与小野洋子，纽约，1972年8月。

2 鲍勃·迪伦，在纽波特民谣音乐节，1965年7月25日。

3 约翰·列侬在屋顶，纽约，1974年8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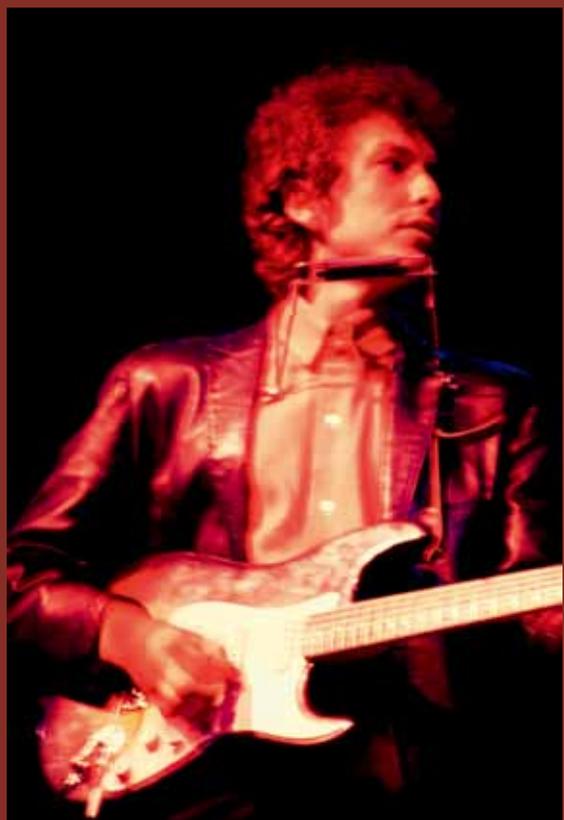
作为列侬在纽约的私人摄影师，鲍勃·格鲁恩（Bob Gruen）用照片记录了这位摇滚巨星最后十年的音乐风采和生活细节，其中很多照片堪称经典。鲍勃·格鲁恩也因之声名鹊起。他拍摄的作品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成为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负盛名的摇滚摄影师之一。

## 用摄影结缘音乐

鲍勃·格鲁恩，194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他从小就对摄影充满了好奇，年仅四岁就开始跟妈妈学习摄影，八岁的时候拥有了第一部相机。

说起与摇滚摄影的结缘，格鲁恩回忆说：“我高中毕业后，迷上了摇滚乐，整天和一支摇滚乐队住在一起，给他们拍摄照片。同时我热爱摄影，特别喜欢拍摄令人兴奋激动的东西。”几年后，这个乐队发行唱片，唱片公司采用了格鲁恩拍摄的照片。格鲁恩说：“有些人喜欢把音乐当成工作时的背景，而我喜欢把音乐当成工作中的主体。”正是源于对摄影和音乐的热爱，格鲁恩决定把两种爱好结合，开始了他的摇滚摄影职业生涯。

刚开始，格鲁恩只为一些不知名的二流乐队跑跑腿、拍拍照，根本没想过自己能成为了不起的艺术家。直到1965年的夏天，纽波特（Newport）民谣音乐节在罗德岛举行。热爱音乐的格鲁恩脖子上挂着相机，骗过保安，获得了入场券。就是在这场音乐节上，年仅24岁的鲍勃·迪伦（Bob Dylan）以一身黑衣黑裤墨镜的经典造型亮相，并首次现场表演电子音乐。弹着电吉他唱民谣震住了现场的所有乐迷。迪伦一共表演了四首歌曲，包括那首后来的经典名曲《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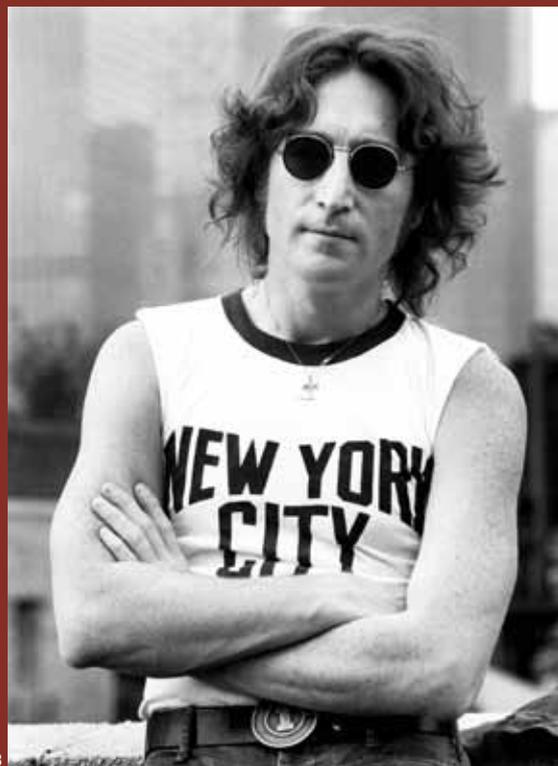
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但当时喜欢民谣的观众无法接受电声乐队的演奏，现场嘘声四起。

格鲁恩回忆说：“当时现场一片混乱，乐迷们一时受不了，时隔多年他们仍在争论。但我知道鲍勃·迪伦想要宣称，摇滚乐就是美利坚的民谣。”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场不成功的演出，开启了民谣摇滚（Folk Rock）时代。格鲁恩对音乐的敏锐让他结识了鲍勃·迪伦，并为他拍摄，开启了职业生涯新篇章。

## 与约翰·列侬的莫逆之交

格鲁恩与约翰·列侬的初识是在1972年。他第一次在阿波罗（Apollo）戏剧中心见到列侬夫妇时，这对著名的摇滚情侣淹没在粉丝们的闪光灯中，列侬明显面露不悦。格鲁恩走上前去说：“我的公寓就在街角。”列侬则回答：“麻烦让我俩避避风头。”不久后，格鲁恩就成了列侬夫妇的随行私人摄影师，用相机记录下许多不经意的精彩画面。

关于摇滚乐摄影，格鲁恩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摇滚这个词更多是有关音乐人态度的。当人们听摇滚的时候，就会想知道音乐人长什么样，什么发型，穿衣风格是什么，有什么观点和想法。一张好照片应该能够表明音乐人的态度。正因为此，格鲁恩的照片深受列侬夫妇的喜爱。格鲁恩为列侬拍摄的照片中，最为经典的一张是约翰·列侬身穿一件写着“New York City”的无袖T恤，交叉双手站立的半身照，背景是模糊的曼哈顿。这张照片堪称摇滚摄影史上的《蒙娜丽莎的微笑》，被无数次印在T恤衫和明信片上，传播到世界各地。





4 齐柏林飞艇乐队，纽约，1973年7月24日。

谈起与列侬夫妇的合作，格鲁恩表示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每次看到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格鲁恩总是非常兴奋。格鲁恩说：“他们都是很有趣的人，非常有幽默感。跟他们在一起，我总是笑声不断，同时还能学到很多东西。”几年的相处，格鲁恩与列侬夫妇成为莫逆之交。小野洋子夸他是“最为珍贵的几个朋友之一，乐于奉献，不索取什么”。

1974年，列侬着手录制他的新专辑《Walls and Bridges》，而他需要的唱片封套图片还未落实。格鲁恩带着相机来到他位于东52街的公寓，为他拍下在屋顶阁楼远眺的照片，而列侬更在格鲁恩的建议下穿上了那件印着自己头像的T恤。这张照片的公布是在1980年的中央公园列侬公众纪念会上，引起了歌迷们的强烈反响。

### 拍摄摇滚的“赏金猎人”

2010年，65岁的格鲁恩突然成为媒体焦点。由Abrams出版社出版的艺术纪念册《Rock Seen》用了500页的篇幅刊登格鲁恩拍摄的摇滚旧照。英国音乐集团Big Audio Dynamite旗下的导演Don Letts拍摄了一部关于格鲁恩的摇滚电视纪录片——《Rock 'N' Roll Exposed》。片中，Alice

Cooper乐队的成员说：“鲍勃·格鲁恩是摇滚的一部分，几乎所有乐队都这么认为。真的，他是一个人人都喜爱的家伙。他工作很拼，大家都戏称他为‘赏金猎人’”。

格鲁恩与摇滚圈交情极深。自1972年被列侬夫妇选为御用摄影师以来，他这间杂乱无章的公寓就变成了无数传奇摇滚明星的聚会窝点，以至于他常被摇滚圈内人视作半个乐队成员。格鲁恩说：“我喜欢跟音乐人一起工作，因为我跟他们有着一样的工作方式。整夜工作，早上起得很晚。”

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格鲁恩这样描述他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状态：白天拜访唱片公司，给他们提供照片，顺便看看要去的下一场音乐会或新闻发布会在哪；晚上在音乐会现场拍摄照片，然后回家冲洗胶卷，第二天带着洗印出的照片去唱片公司。这位自学成才的摄影师，终日沉醉于摄影与摇滚之间，捕捉下那些精彩的摇滚瞬间，其中一些定格了摇滚史上最经典的形象。

### 成功的秘密

虽混迹于摇滚明星间，但格鲁恩待人亲切，笑容常挂嘴边，从不装腔作势。要说他长年与那些愤怒的摇滚青年混在



5 雷蒙斯乐队在地铁里，纽约，1975年7月18日。

6 冲撞乐队在波士顿演出现场，1979年2月16日。





7

一起，着实令人难以想象。也许这种与众不同的谦和性格，正是他成功的秘诀吧。

在摄影理论与技法上，格鲁恩认为对他影响较大的人有三位：曼·雷，用摄影来创作艺术；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善于捕捉“决定性瞬间”；亚瑟·菲林（Arthur Fellig），又名维加（Weegee），总是能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间按下快门。

如何能拍摄出好的照片呢？格鲁恩道出了其中的奥妙，他认为摄影的精髓就是捕捉你所看到的感觉和激情。摄影如同读者的眼睛，带他们去看他们想看却看不到的东西。人们喜欢照片，是因为人天生就对新地方和新想法感兴趣。所以好的照片不仅是展示事实，告诉人们那里发生什么，是什么样的，更多的是让人如同亲临现场般，真切感受到在彼时彼地的感觉。

怎样才能拍好摇滚乐？作为摇滚乐的骨灰级粉丝，格鲁恩说：“摇滚乐是人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而且是非常大声的！拍摄摇滚要善于捕捉音乐人的感觉和激情。我花了很多时间与摇滚音乐人相处，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就能拍出更好的照片。当然，要把自己当作粉丝，享受摇滚，这样才能

拍好摇滚。”

## 续写不老的摇滚摄影传奇

1980年列侬逝世后，格鲁恩在摇滚界的地位有所动摇，但他的摄影事业并没有停滞不前。他成为嬉皮时代的遗产，并在随之而来的朋克时代里被朋克音乐圈接纳。他不仅成为纽约CBGB乡村蓝草音乐俱乐部（蓝草音乐属于美国乡村音乐，以清新乐风闻名）的常客，还记录下英国朋克乐队Sex Pistols 1978年混乱骚动的南美之旅，并随冲撞乐队（The Clash）完成那两次著名的穿越英国和北美的公路旅行。1981年冲撞乐队在纽约时代广场的Bonds国际俱乐部连开了17个晚上的演唱会，吹响演唱会序幕集结号的人正是格鲁恩。90年代后，格鲁恩还为绿日乐队等新生代摇滚乐队拍照片。

关于摇滚，关于摄影，格鲁恩有太多的故事要讲。明年格鲁恩将出版他的自传，到时将与读者分享更多的精彩故事。我们拭目以待。📷

7 蒂娜·特纳在纽约Honka Monka Room登台表演，1970年7月8日。

8 吻乐队 Dressed To Kill 专辑封面，1974年10月26日。





# Mick Rock: Freezing the Gorgeous Frames of Rock Music Golden Time with Photography

## 米克·洛克： 用摄影定格摇滚黄金时代的华美瞬间

米克·洛克 / 图 邢江 / 采访 文鲲 / 文

提起米克·洛克 (Mick Rock)，我们脑海里就会联想到诸多摇滚传奇人物，如大卫·鲍伊 (David Bowie)、伊基·波普 (Iggy Pop)、黛比·哈瑞 (Debbie Harry)、卢·里德 (Lou Reed)。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摇滚乐成长的黄金时代，曲风丰富至极，其中由大卫·鲍伊引领而起的华丽摇滚更是风靡全球。米克·洛克用相机记录和见证了这些摇滚巨星的成长历程，成为摇滚乐黄金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摇滚乐摄影师。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米克·洛克就混迹于摇滚圈内，为摇滚音乐人拍照，记录他们在舞台上或生活中的绚烂瞬间。他合作过的杰出乐队/乐手还包括平克·弗洛伊德乐队 (Pink Floyd)、性手枪乐队 (Sex Pistols)、雷蒙斯乐队 (The Ramones)、皇后乐队 (Queen)、R.E.M乐队和杀手乐队 (The Killers) 等。他的摄影作品总是能捕捉到那个时代的摇滚精神，其中很多都成为经典专辑的封面，如卢·里德的专辑《Transformer》、皇后乐队的专辑《Queen II》和傀儡乐队 (the Stooges) 的专辑《Raw Power》。他还执导过不少音乐录影带，如大卫·鲍伊的四部影响深远的音乐录影带，包括《John, I'm Only Dancing》、《The Jean Genie》、《Space Oddity》、《Life on Mars》。2009年，这些音乐录影带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他也是唯一得到允许拍摄《洛基恐怖秀》(The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 录

制过程的摄影师。2003年，米克在东京都写真美术馆举办回顾展览，这场摄影展被誉为“这里举办过的最优秀的流行文化展览之一”。

纵观米克·洛克的摄影作品，他最偏爱的题材还是外表靓丽的华丽摇滚乐手。对于非常注重夸张视觉冲击力的华丽摇滚，米克的摄影作品充分体现了视觉和听觉的完美结合。他的照片总是能够深入表现出这些摇滚乐手的舞台魅力和精神气质，更容易打动人的内心。曾作为著名华丽摇滚乐手大卫·鲍伊的御用摄影师，米克·洛克总能不负众望地将鲍伊最美丽、最耀眼的一面呈现在大家面前。就算是你刚在现场观看过鲍伊的演出，再看米克·洛克的照片，你仍会为之惊叹。我们今天看到的鲍伊和同时代的大部分华丽摇滚乐手的照片都是米克·洛克所拍摄。米克的照片已经成为我们领略那个时代的摇滚乐手舞台魅力的唯一见证。

###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摄影，什么时候开始拍摄摇滚乐？

**米克·洛克：**我第一次拍摄照片，是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文学和现代语言的时候。一开始是给朋友和女孩拍照，当时只是觉得挺有趣的。后来剑桥的一个本地乐队找我拍摄照片，并给了我一些报酬（非常少）。于是我想：我能靠这个挣钱吗？后来我慢慢地喜欢上了摄影，痴迷其中，乐此不疲。

### 你最喜欢拍摄的题材是什么？你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是怎么样的？

**米克·洛克：**我最喜欢拍摄的题材当然是音乐艺人。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整天和他们混在一起。当然我拍摄的对象不仅是音乐艺人，有时也拍摄模特儿，比如我拍过凯特·摩斯（Kate Moss，英国超级名模）一些很棒的照片。我还收集了大量拍摄于东京和纽约的日本歌舞伎照片。2007年我在东京为这些照片举办了一个大型展览。此外，我还拍摄了大量猫的照片，大部分拍的是我自己的猫。我还制作了许多艺术图片，读者可以登录我的网站www.mickrock.com浏览。

在很多人看来，也许认为我的工作和生活是不“平常”的。我每天坚持练习昆达利尼瑜伽（Kundalini Yoga），做中式按摩，这些是我的爱好。

###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如何用摄影表达？

**米克·洛克：**我喜欢各种各样的音乐，如摇滚、雷鬼、古典现代摇滚/跳舞/说唱融合。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音乐，我就能融入其中。当我拍摄音乐艺人时，我着重表现个性化。音乐给了我灵感，即使是拍摄解释说明性的照片。

### 在摄影和报道时，你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

**米克·洛克：**拍摄时我从不觉得自己像一个偷窥狂。当我端起相机对准拍摄对象时，我仿佛被他们附体了一样。这种感觉不是冰冷的、疏离的，而是炽热的、身临其境的。像爱情一样，当你在我相机面前，我完全专注于你，眼里没有别人。我曾写过：“我的摄影不是做报道或记录，而是凝固最完美的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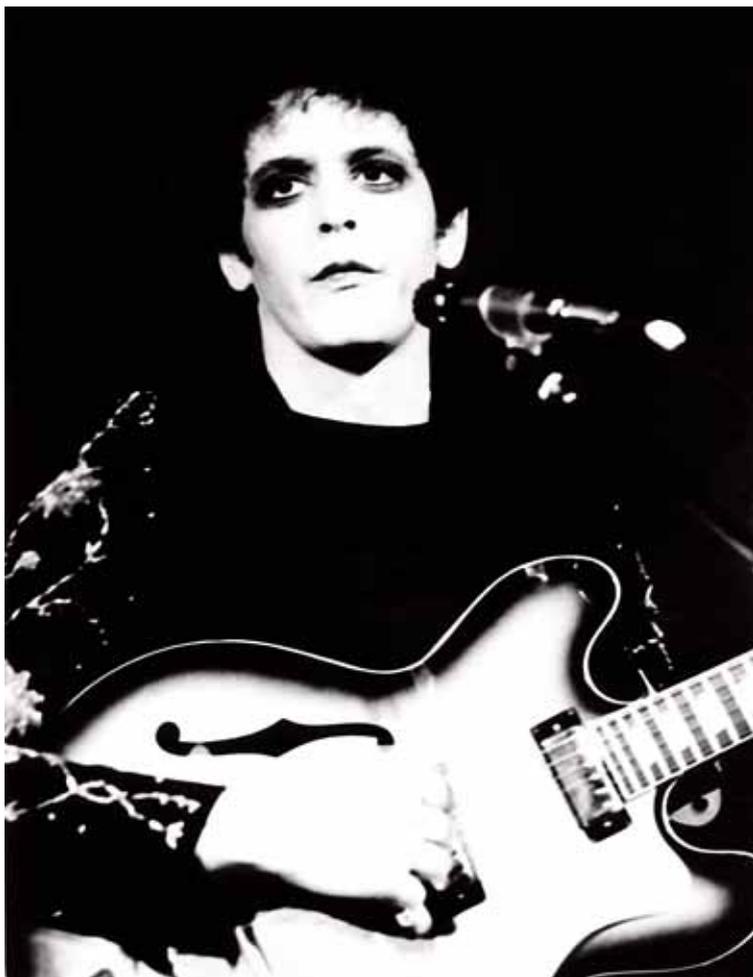
### 你认为吸引人的好照片应该具备什么特点？摇滚乐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

**米克·洛克：**摄影对每个人来说是很容易实现的，尤其是我们正处在一个现代化、数字化的时代。相机或手机可以实现大部分的技术工作。大多数人只需要选择他们的拍摄对象，瞄准，拍照，马上就会得到视觉化的照片，然后在电脑上进行操作处理，就能获得想要的图片效果。

我认为摇滚音乐吸引人的地方是能量。能量刺激我们的感官和情感，帮助人们表达自我，不仅仅是狂热，还有创意。



2



3



- 2 雷蒙斯乐队(c)MickRock
- 3 卢·里德 1972 (c)MickRock
- 4 皇后乐队 1974 (c)MickRock



5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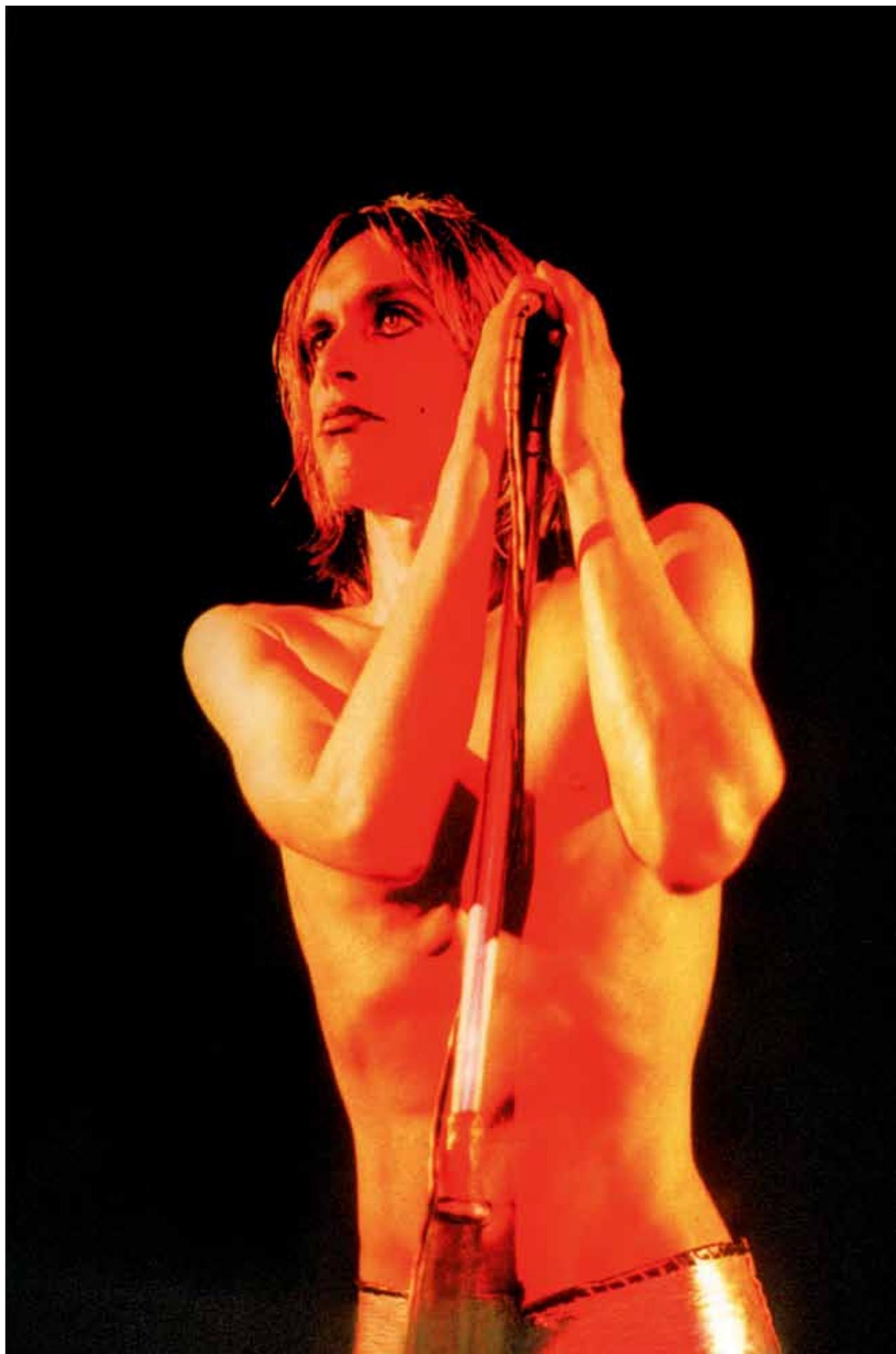


7

5 米克·贾格尔, 1975(c)MickRock

6 西德·巴特勒与录音机, 1969(c)Mickrock

7 照镜子的大卫·鲍伊 (c)MickRock



当然，评价一张照片的好坏取决于个人品味。在我看来，一张好照片首先必须是令人难忘和令人回味的。它不停地徘徊在你的脑海中，让你忍不住还想再看。就像一些轰动一时的唱片，往往与技术无关。它需要打开观众的本能直觉的阀门。

事实上，很多广告照片，通过严格控制拍摄技术，让照片看起来非常漂亮，但它是没有生命的，没有能量的，不具备流行的原始生命力。

### **你的照片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让人很有感觉。你是如何用照片来塑造和传播摇滚乐和摇滚明星的？如何用照片来表达不同类型的音乐和乐队精神？**

**米克·洛克：**显然，影像在推动摇滚乐流行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听觉和视觉，二者缺一不可。如伟大的摇滚创始者猫王(Elvis Presley)，当观众欣赏他的音乐时，他的眼神，他的身体动作，他的面部表情，换句话说他的整体“形象”，与他的声音一样重要，一起形成了猫王音乐的独特风格。同样，摇滚明星大卫·鲍伊、麦当娜和Lady GaGa也如此，他们所有的音乐表达方式也是听觉和视觉并重。

### **在你的拍摄经历里，有什么故事印象深刻？你的照片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米克·洛克：**我的照片总是比我的话更有说服力。它们讲的故事要比我所说的精彩一百倍。我的照片要试着表达什么呢？我希望观众能够像享用美食一样慢慢地去咀嚼和品味我的照片，用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去感受照片所表达的内容。

### **你最喜欢的摇滚乐手和乐队是谁？摇滚摄影与其他摄影题材有什么区别？**

**米克·洛克：**我喜欢不同时期的各种摇滚乐手和乐队。当然有一些经典的，如西德·巴雷特(Syd Barrett)、大卫·鲍伊(David Bowie)、卢·里德(Lou Reed)、伊基·波普(Iggy Pop)、黛比·哈瑞(Debbie Harry)、弗莱迪·摩克瑞(Freddie Mercury)。这些拍摄题材曾在我脑海里酝酿了很长时间。我也喜欢一些现代表演，如加奈儿·梦奈(Janelle Monnaie)、YeahYeahYeahs乐队的凯伦·欧(Karen O)、奈特·道格

(Nate Dogg)、喷火战机乐队(Foo Fighters)的大卫·格鲁(Dave Grohl)。

但无论我拍摄谁，对他们的关注强度和投入的精力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如果你同意我拍摄你，我也会投入全部的精力，绝对不会只用一半！

### **在摄影理论和技术上，哪些摄影师对你影响较大？**

**米克·洛克：**事实上没有。当我第一次拿起相机时，我对摄影史一无所知。我从未学习过摄影理论，也没有学习任何摄影技术，也从没见过其他摄影师是如何工作的。我崇拜的偶像里没有一个是摄影师。我拍摄的早期摇滚音乐人对我影响最大。没有他们，我就不会成为一个摄影师。他们让我集中注意力，让我想去捕捉最精彩的瞬间。这是一个完全用心去领悟的过程。技术上我学会了一些必要的技巧，让我的照片更出色。几年后我开始注意其他的摄影师，特别是曼·雷(Man Ray)，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经常用相机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以此谋生)。后来我也关注好莱坞摄影师如乔治·赫里尔(George Hurrell)、霍斯特(Horst)，以及后来的赫尔穆特·纽顿(Helmut Newton)等等。

### **你认为摄影的精髓是什么？如何把握？如何拍摄现场表演、摇滚音乐人和乐队？**

**米克·洛克：**摄影的精髓就是实现“共鸣”。如果你被一张照片所吸引，看得入迷，并沉浸其中，你会发现你无法自拔。我不能真正地教别人如何拍摄。如果你有摄影的渴望和梦想，那就拿起相机去追逐，千万不要犹豫。不要管别人在做什么，甚至忘记别人在做什么。不要被摄影技术所控制，只管跟随你的直觉，一点都不怀疑自己。如果所拍即所感，你拍下的照片就会让人产生共鸣。

### **你经常使用什么相机、镜头和配件来拍摄现场摇滚、摇滚乐手和乐队？**

**米克·洛克：**非常简单，三款基本的相机。我早期的大多数作品是用尼康135 FT拍摄。后来我添置了哈苏相机。如今在数字化时代，我一直使用佳能5D，它非常棒，满足了我的所有需求。在过去的43年里，我95%的作品是用这三款相机完成的。📷

8 伊基·波普，1972 [c]Mick-rock



1 德国哥特金属乐队ASP

Audrey Dujardin:  
Devoting into Metal Music

## 奥德里·杜雅尔丹： 专注金属音乐

奥德里·杜雅尔丹 / 图 邢江 / 采访

奥德里·杜雅尔丹 (Audrey Dujardin) 是摇滚乐记者、摄影师,《地狱欲望杂志》(Tartarean Desire magazine)的欧洲编辑,同时也是多个金属乐队的经纪人。目前,除了报道和拍摄外,她还在担任希腊Scar of the Sun乐队的经纪人,设计形象、安排演出、联络媒体、进行市场推广。可以说,她的整个生活和工作都在围绕欧洲金属音乐展开。虽然年轻,但多重身份和集中的兴趣点使她成为当代欧洲金属音乐最有代表性的发言人之一。

###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拍摄摇滚乐的?

**奥德里·杜雅尔丹:** 1997年的时候,我就成为了一名金属音乐记者,2004年开始拍摄金属音乐题材。开始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给我的文章配图,那时候使用的只是卡片机。2007年我添置了数码单反相机,并开始自学摄影,学习运用光线、寻找角度和后期制作。渐渐的,我明白了如何把我在现场的体验通过照片表现出来,就像是视觉翻译。我认为照片是在讲故事,所以我很努力地去表达金属音乐带给我的感受和现场的气氛,以及某些艺术概念,能够让没有观看演出的人从照片中有身临其境之感。金属音乐现场摄影有很多挑战,也非常有意思。除了拍现场,我也会给乐队和乐手进行视觉包装,并和他们一起巡演或者排练,随时捕捉精彩的瞬间,我想这些会让音乐的表现力更加丰富。

我报道金属音乐已经16年了,有太多的故事令人难忘。每次拍摄的时候,我都尝试去理解乐队和乐手,并把自己当成他们的一分子。这能让随时掌握这些乐队的信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拍出好的作品。有好几次,我都成为了演出的一分子。比如,Alestorm乐队邀请我为他们拍摄了五年,每一次演出我都在场,而且也会登台唱自己的歌。全身心投入音乐,让很多曾经认为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

### 你最喜欢的摄影题材是什么?

**奥德里·杜雅尔丹:** 我喜欢拍人物。因为我喜欢和别人互动,去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然后通过照片表现出来,不仅仅是记录他们的行为,还可以告诉别人他们是谁。

奥德里·杜雅尔丹  
(Audrey Dujardin)





2



3



4

##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摇滚乐？如何用影像表达它？

**奥德里·杜雅尔丹：**我比较偏爱芬兰的维京金属，比如Amorphis，Moonsorrow，Ensiferum，Wintersun，Finntroll，Turisas这些乐队。当他们在舞台上时，有着最为丰富的表现力和视觉感染力。就我个人来说，拍摄这个题材并不难。首先，我在赫尔辛基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并经常在芬兰各地旅游，经常能够与那些维京金属乐队碰面。我们的关系很亲近，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们允许我走进他们的生活。这让我比其他摄影师更了解他们演出背后的事情，也让我知道怎样表达最为合适，并得到独家的照片。当我拍摄和报道摇滚乐的时候，角色比较复杂，不仅是一名热爱音乐的记者，多年来对这个题材的感受以及独特的观察视角也使我成为了此情此景的一部分。我是在用属于维京金属的耳朵和眼睛去聆听和观察，我所做的只是把我的快乐分享出去。

## 您认为摇滚乐摄影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怎样评判照片的好坏？

**奥德里·杜雅尔丹：**我想吸引人的是摇滚乐的美学，它是多种元素的混合体，可以用这些词形容：暴力，汗水，侵略，性感，夸张的行为和服饰等等。如今，有很多人都试图把自己定位为摇滚乐摄影师或者音乐摄影师，数码单反相机给了人们机会，让人比

2 美国前卫金属乐队Iced Earth

3 德国前卫金属乐队Edguy

4 荷兰交响金属乐队Within temptation

5 德国死亡、民谣金属乐队Die Apokalyptischen Reiter

6 德国工业金属乐队Ommph

较容易记录和拍摄。而且，现在也比较容易接触到乐队和乐手，或者弄到免费的演出票。不过，只有真正有才华的人能够在这个行业站稳脚跟。艺术总是伴随着情感的，好照片犹如好音乐，是富有感染力的，能够激发观众的灵感。所以，区分好照片和不好的照片并不难。我想，如果一张照片有恰当的构图、不错的光线、合适的锐度，不经后期处理就能够再现精彩的原景，那它就是张好照片。

### 如何用照片来突出乐队和乐手气质，塑造他们的形象？

**奥德里·杜雅尔丹：**摇滚乐与表现摇滚乐的照片是携手并进的。我为很多主流摇滚乐和重金属音乐杂志供稿，我相信，那些照片为塑造乐队的形象和表明其定位都有帮助。比如说，Blind Guardian乐队，他们之前的照片毫无生气，总是默默站在背景前。当他们找到我重新拍摄一些宣传照片时，我想应该让他们的音乐和形象更恰当地联系在一起。Blind Guardian乐队的音乐具有史诗般的效果，反映了很多令人着迷的传奇故事和人物，而且他们的乐迷在演出时都很疯狂。但他们以前的照片显得很随意，就是几个百无聊赖的留着长发的家伙，因此我给他们设计了很多动作和场景，让照片更有意义。我们选择了富有中世纪风情的拍摄场地，并尽量把照片的氛围和他们音乐的感觉融合在一起。当然，也有乐队有不同的做法，比如Dimmu Borgir，他们有非常详细的拍摄计划，突出乐队在视觉方面的创作和灵感。

另外，现场照片对于塑造乐手的形象也非常重要。有些乐队适合整体表现，有些乐队则比较适合突出灵魂人物（比如Long Distance Calling乐队）。很多女子乐队会选择后者，在麦克风前突出漂亮的面孔。总体来说，好照片一定要让观众感觉到演出现场的能量。

### 金属音乐的精神何在？

**奥德里·杜雅尔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简直能单独成篇了。简单来说，我觉得金属音乐的精神是抵制和抗拒（outcasts）。玩金属音乐的人绝不想随波逐流，他们喜欢抗议，按照自己的方式生



5



6



7



9



8

活。有些人喜欢在着装上表现他们的品味，很多人喜欢牛仔装、皮衣、尖头鞋，补丁等等。有些人认为音乐表现了一种生活方式，比如很多喜欢异教金属(pagan metal)的人会在音乐节上打扮成中世纪人的模样，犹如维京(Vikings)时代的人，有的人还信仰奥丁和托尔这样的异教神。

欧洲的金属音乐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的乐队整体风格上比较温和，比如Deep Purple、Kiss 和Black Sabbath等乐队，在80年代的时候鞭挞金属(Thrash metal)开始成为风尚，比如Metallica和Slayer乐队，到了90年代出现了很多更为极端的金属乐形态，比如Napalm Death乐队的碾核乐风(Grindcore)，Mayhem和Burzum乐队的黑金属(Black metal)，Cannibal Corpse、Morbid Angel 和

Obituary乐队代表的死亡金属及血腥金属(death metal and gore metal)。金属音乐所包含的风格很多，并且还在发展，每一种乐风都可以视为是对现在社会规则或其他音乐类型的反抗，而喜欢金属音乐者大都注重宣扬自己的个性，也认为他们是对当代文化的反叛。

#### 最喜欢哪个乐队？

**奥德里·杜雅尔丹：**我最喜欢的乐队是Turisas。这不仅是因为我跟乐队的每一个人私交都很好，而且我从2008年开始就和他们一起在欧洲旅行，也经常在他们家见面。这让我成为与他们距离最近的摄影师，能深入幕后拍摄独家照片。我熟悉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在每场演出中我也明白接



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的关系如此密切，这也是能够获得最好的照片的原因。

### 有哪些摄影师对您的拍摄产生过影响？

**奥德利·杜雅尔丹：**在我开始拍照片的时候，我总是想要模仿已经成名的摄影师，但是没多久我就厌倦了这样做。很多年轻摄影师都是在复制老一辈的想法，同样的风格，同样的造型。我并不喜欢这样，不喜欢受人影响，我希望形成自己的风格。其实，专注于极端金属领域的摄影师并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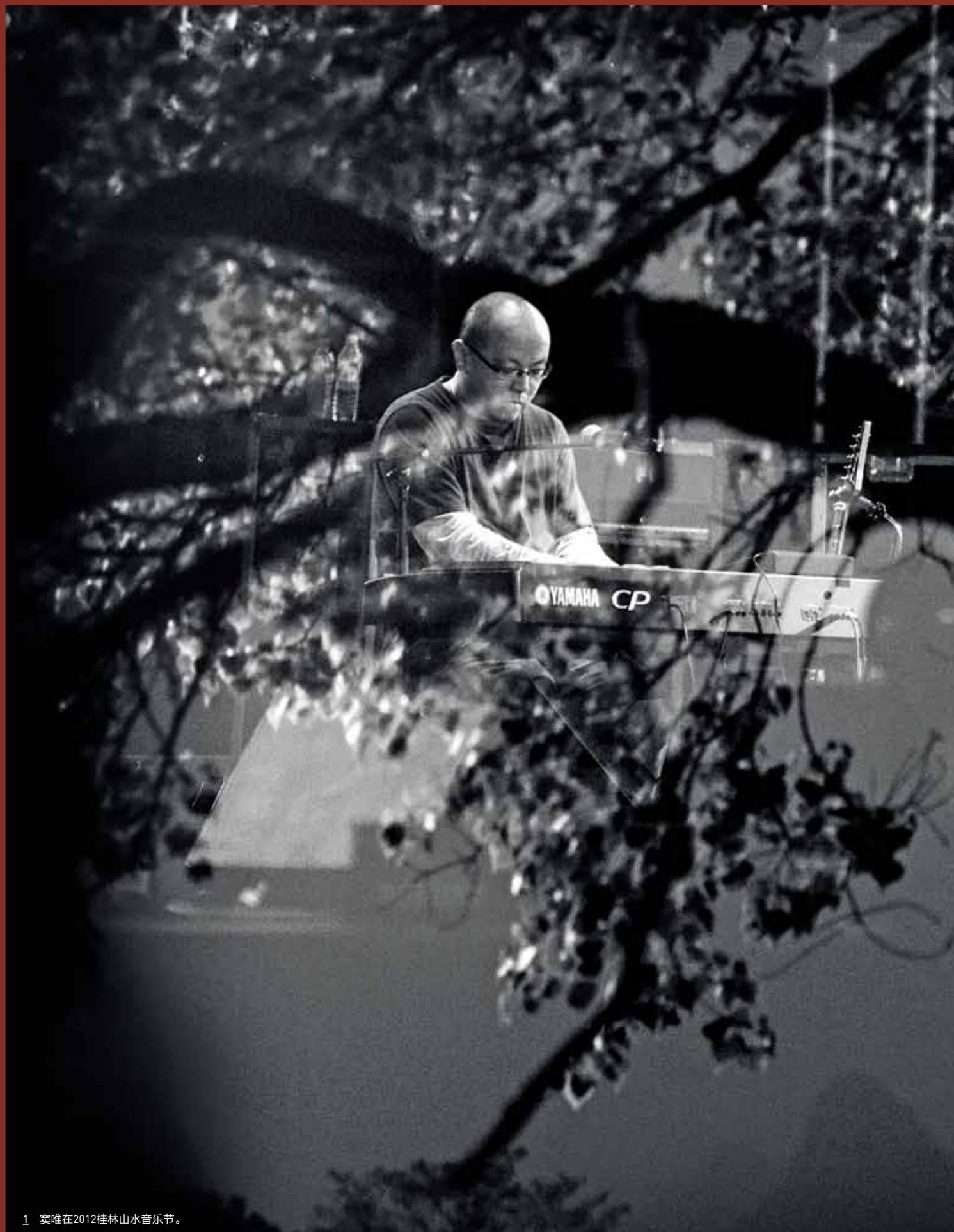
### 摇滚乐摄影的关键是什么？怎样拍摄现场？

**奥德利·杜雅尔丹：**对于与摇滚乐摄影来说，摄影的关

键是感受和理解音乐，并能把音乐的气质和情绪通过影像表达出来。我想这不是能够通过学习获得的技能，也无法参考其他摄影师的做法。你可以通过不断的实践去摸索，但最重要的是与音乐人精诚合作。这大概也是所有音乐摄影的秘密，完美的技术，优良的装备，外加“第三只眼”。

拍摄现场时，我一般会同时用两台相机，都是佳能的机身。一台搭配70-200毫米镜头用来连拍抓取乐队和乐手的动作，一台搭配变焦镜头广角镜头以获得更宽视角。在需要的时候，我会使用闪光灯。📷

- 7 美国死亡金属乐队Six feet under
- 8 瑞典力量金属乐队Sabaton
- 9 瑞典死亡金属乐队Amon Amarth



1 窦唯在2012桂林山水音乐节。



**Cai Ming:**  
Shooting for Rock'N Roll Dream

**蔡鸣:**  
为摇滚梦想而拍摄

蔡鸣 / 图 吴卓玲 / 文



2 废墟乐队主唱周云山2001年在北京。

3 雷神乐队 2000年在成都小酒馆现场。

对于所有在中国经历过巡演的摇滚乐队而言，蔡鸣这个名字不算陌生。不仅因为他管理着成都最重要的一家现场酒吧的所有演出，也因为他拍摇滚的摄影作品早已在乐迷中广为流传。

而在我这一批从成都起步的独立音乐人心中，蔡鸣早已开始扮演特殊的“良师益友”的角色。当我还是大学校园中初尝摇滚滋味的稚嫩青年时，同是“70后”的蔡鸣已是成都地下音乐圈中的知名人士。他常来看我们排练，提出宝贵建议，还把他喜欢的国外乐队的作品串烧成卡带，装进自制的拼贴画封套里送给我们听，其中的不少音乐给了我相当大的启发和影响。可以说，正是他将我的乐队引入了当时成都的摇滚乐大家庭。

当然，他最经常做的事情，就是举着照相机游走在大家身边。一起吃饭、聊天喝酒时，他也会突然从随身的挎包中掏出相机将镜头对准我们……渐渐地，我们习惯了身边有这么一个记录者的存在，面对他的镜头时也相当随意自在，仿佛面对熟人知己。也正是在如此这般的朝夕相处和日积月累中，蔡鸣用一幅幅生动朴实的画面完整地记录下了成都地下音乐圈的面貌和发展过程。随着蔡鸣的摄影作品越来越多地见诸音乐、生活、时尚类媒体，成都的摇滚文化也更多地被外界所知，他也被乐迷誉为“中国摇滚摄影师的鼻祖”。

当我和很多同龄青年一道奔赴远方去闯荡盆地以外的

世界时，蔡鸣一直坚守在成都这片摇滚乐土上，乐此不疲地记录乐队现场，也跟随拍摄乐队巡演，还被迷笛音乐节特聘为官方摄影师。此外他也创办过独立厂牌，发行过成都摇滚乐合辑。

应《摄影世界》之邀约他做采访这天，台上正是三支乐队轮番上演。酒吧二楼，蔡鸣正手捧相机拍摄现场。待到演出结束，他处理完相关事宜后，我们才寻了一个僻静之处聊了起来。

### 你是否组建过摇滚乐队？你认为摇滚乐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

**蔡鸣：**严格来说我做的乐队都不太靠谱。我只是在高中时期开始弹琴，在九七、九八年那会儿比较短暂地玩过两支短命乐队，只演出过两次，更多的还是自己弹一些民谣玩玩。

但我很早就开始接触欧美音乐，小学五六年级时（八七、八八年），就在广播里听到了《美国音乐特快》。我把那些节目都录了下来，总共录了60多盒磁带。后来上初中时各种港台流行音乐我都混杂着听，还经常参加歌唱比赛。

可到高中时，我突然声带受了伤，不能再唱歌了，每天连话都不能说太多。恰好这时我又翻出了“枪花”（Guns N' Roses）、“唐朝”乐队的磁带来听，顿时觉得一种被压抑的东西在摇滚乐中释放了出来。从那时起我才算真正听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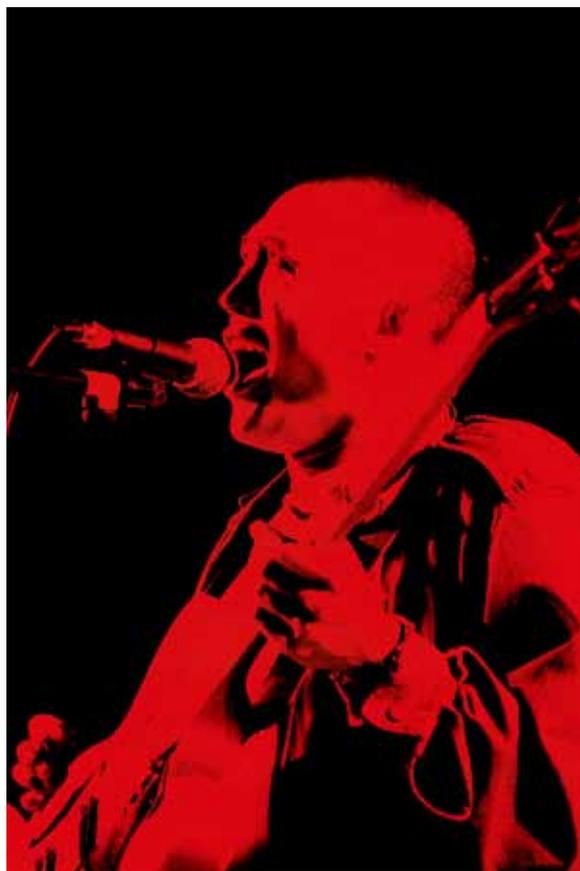


4 暗夜公爵乐队 2001年在北京开心乐园现场。

5 JOYSIDE乐队2007年在成都小酒馆演出现场。

6 木推瓜乐队 2002年北京迷笛音乐节现场。

7 张楚 2002年在成都。



摇滚乐，而且很明确地意识到这才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其实摇滚乐也正好适合我那个年龄比较叛逆的心态，它本身带给你的刺激感让你不想再去听其他的爱来爱去的普通华语流行乐。

后来更深入理解了摇滚乐之后，除了它本身在音乐性上的丰富多彩，我觉得它对于年轻人最重要的意义还是它传达了一种独立思考的生活态度，特别是自己写歌，自己组乐队，自己去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别人贩卖给你什么你就买什么那种白痴的消费状态。尤其在中国当下的文化环境中，摇滚乐还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这很宝贵。另外，爱与和平的理想主义情怀，也是摇滚乐最迷人的地方。

### 你是如何开始拍摄摇滚乐的？

**蔡鸣：**我在拍摄乐队之前就已开始自学摄影，用的是凤凰205手动相机，买了很多《摄影世界》等摄影杂志和教材，经常约着家人和朋友出去玩，主要拍肖像或当时所谓的艺术人像照。90年代中期，我结识了成都最早的一批摇滚圈的朋友。那时“襁褓”乐队刚刚组建，他们的主唱有一次带了一台傻瓜相机叫我帮他们拍照，从那时起我就发现给乐队拍照挺有意思。经常排练完了，大家就开始“摆酷”，坐到街边，我就开始拍照。那时大家都买“打口带”听，你也能看到里面配的照片。当时国外流行的很多另类乐队的拍摄风格还算比较朴实，不像现在的那么华丽，所以我也参考模仿了那种拍摄风格。

后来喜欢上乐队之后就基本上专注在拍摄乐队的上，业余曾经和朋友合作开过一个小小的人像工作室，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给乐队朋友免费拍照了。1998年后，又有了“小酒馆”比较固定的现场演出，我每周都可以在现场拍摄摸索。一开始我只会用闪光灯直射，后来慢慢学会慢速同步，用跳灯加色片，包括冲洗时的增感、正片负冲等技术。

### 这样说来，你拍摄摇滚乐的起步过程，也正是你融入成都地下摇滚圈的过程？

**蔡鸣：**可以这么说。一开始我就是喜欢摇滚乐，想做摇滚乐方面的事情，但那时因为资讯的普及和相关条件都比较差，乐队周边事务都刚起步，想做唱片封面都只能靠自己手绘或拼贴，连电脑都没有，所以就一边工作一边在这个圈子里混。刚好这圈人里面就我拍照还行，所以我就一直在拍照，后来又慢慢开始做相关的平面设计和组织策划等等。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些音乐活动的参与者，所以也一直能很方便地拍摄和记录。

摄影对我而言只是摇滚乐这个事业中的一部分。我一直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拍照，而是更全面的，比如还有做演出海报唱片封套等平面设计，组织策划，出唱片，安排小酒馆演出，成都乐队巡演、小酒馆公司的日常事务处理等等。其实一开始我一直想做一个自己的独立唱片厂牌，“摇滚摄影师”这个称谓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落到我身上的！可能是大家常看见我拿着相机在舞台台上的缘故。

但我知道我不是器材发烧友，甚至也谈不上是职业摄影师。我对摄影的兴趣也许远远低于我对音乐的兴趣，我拍摇滚乐仅仅是因为它和我的音乐梦想合在了一起。也许它是换了一种方式延续了我做音乐的想法，换用相机去完成我的摇滚梦想而已。

当然我在摄影方面确实也很钻研很用心，积累了很多作品，2001年辞掉工作后做了几年的自由摄影师，后来又慢慢把主要精力放在小酒馆公司演艺事务的打理上，每每带乐队去开工的时候我也总会把相机带在身上，所以大家视我为“摇滚摄影师”也很正常，并没有什么妨碍。

### 用影像方式塑造和传播摇滚乐的文化特质和摇滚乐队/音乐人的形象，你有怎样的经验？经历过哪些不同的阶段？

**蔡鸣：**我认为用影像方式来塑造乐队的形象是很重要的，包括延伸出去的海报，唱片封套，Logo、MV这些，每个乐队都应该有自己的风格特点。做这些事情的人本身应该对摇滚乐文化有深刻的认识，了解得越深，做出来的东西才越能符合乐队/音乐人的气质，与他们的音乐相得益彰。而这也是他们想要的东西。

在摄影方面，我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比如90年代中后期，拍摄摇滚乐队就一定要是“脏乱差”，大家都基本以那种烂排练房，或者垃圾堆做背景，越地下越好，甚至刻意要去表现“苦”的一面，可能这跟当时对我们这一代摇滚青年影响深刻的GRUNGE音乐、另类摇滚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吧。

后来条件好点了，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就是要去构想一个场景，把大家都拍得跟广告里、杂志上的人物一样。比如拍乐队合影，以前都是在街边，铁轨边，烂墙边；后来则每次拍张照片都要设计一个情景，比如谁要倒挂起来，谁要飞在天上之类的，更接近商业摄影。

然后现在我又进入另一个阶段，就是想做得更艺术化一些，自然一些，更多地去表现人物的状态，也许就是简单肖像，但有很多细腻的内心情感在里面。

我拍现场也分几个阶段。以前就是冲撞和刺激，热闹和色彩，拍谁蹦得猛、跳得高、表情更狰狞之类的，但那种照



片拍了几年后你也会觉得很无聊。不能永远就一种模式，拍摄手法还是要根据你对乐队音乐的理解和对他们现场的感受来决定的。现在我更喜欢一些意境化的东西，比如通过灯光或者背影，找到更感人的东西。以前拍照喜欢用闪光灯加色片，拉花之类的手法，都有一定的技术难度，但这几年拍照我都不太爱用闪光灯了。当然我现在也能拍这类的照片，只是我更想拍一些更有精神内涵的瞬间，所以手法上变得更简单传统，想找到表面上的花哨形式以外的精神上的、沉得下来的东西。

### 在拍摄摇滚乐时你最喜欢的题材或主题是什么？最擅长哪种拍摄方式？

蔡鸣：我还是更喜欢拍摇滚演出现场，而且我更喜欢以前小的音乐节的那种状态，比如以前的迷笛音乐节，小舞台，灯光也不怎么好。包括条件简陋的live house的小舞台，给你很“地下”的感觉，这样你会有很多发挥的空间。有时候一张照片里可以拍到乐队每个人的状态和表情。

其实单纯就摄影而言，我不太喜欢现在的大舞台，换任

何一支乐队站在上面差别都不会太大，而且你离被拍摄者也很远，最后就变成了一种纯粹舞台摄影，而不是以前的那种地下摇滚现场的纪实摄影了。

我并不是那种太文艺或者拍商业大片的摄影师，我更侧重于纪实，就是和乐队一起生活，记录他们的生活、演出等方方面面。也许过几十年，这些记录下来的东西会表现出它的价值。

### 你如何拍摄演出现场？

蔡鸣：简单来说，摇滚现场的灯光变化很快，所以我一般采用全手动模式，找到这个舞台灯光的基准点，以此基准从各种角度尝试。很多摄影师喜欢用超广角镜头或者鱼眼靠近乐手去拍摄，或者用长焦来拍比较大的头部肖像特写以制造更多虚的画面。这主要还是根据你对这个乐队音乐的理解来找到现场合适的灯光和角度。一个好的现场摄影是能够让人看到这个乐队本身的音乐特点和气质，而不只是任何乐队拍出来都是一样的很好的灯光和很热闹的场面。还有拍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不要影响乐队表演和影响观

8 THE WHEELS  
乐队，2006  
年。

9 声音玩具乐队  
2001年夏在成  
都。

10 二手玫瑰乐队  
2007年在成都  
小酒馆演出  
现场。

11 声音玩具2012  
在成都大爱音  
乐节上。





12 丹麦乐队HATESPHERE.在2007北京迷笛音乐节。

众看演出，不要在舞台上乱蹿抢镜头。

### 在你拍摄过的音乐人或乐队中，最欣赏的是哪个，有过怎样的合作？

**蔡鸣：**我拍摄过的乐队实在太多了，我只能说身边熟悉一些的吧。我想我最欣赏的应该还是“声音玩具”，因为他们本身的作品非常优秀，做出来的音乐优美动人。而且他们在国内条件比较差的环境下，十多年来仍然坚持着很纯粹的做音乐的态度。随着年龄增长，身边很多人都慢慢放弃了对音乐梦想的追求，而他们不在乎清贫的生活，一直在坚持自己对音乐品质近乎苛刻的要求，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至于合作方面，除拍照之外，我有时也给他们做唱片封套，设计海报，策划演出等。其实就是与乐队互相理解熟悉达成了共识后，再延续制作一些能通过视觉传达的东西。

### 有没有印象很深的拍摄故事和人物？

**蔡鸣：**印象深刻的经历应该是1999年国庆期间第一次去北京树村拍摄，完全是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去的。那时候乐队的生存条件非常艰苦，心态却非常单纯，让你有一种乌托邦似的亲切感。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出现音乐节，乐队在大舞台演出的机会不多。我到废墟、夜叉等乐队破烂不堪的排练室拍他们排练，做了一些色彩和拉花的效果，乐队看了都说把他们的排练室拍漂亮了，感觉跟在舞台上表演一样，都特别高兴。最后离开的那天，才认识几天的废墟乐队主唱周云山为我们送行，跟在三轮摩托车后面一路挥手小跑送别，那一幕可谓终身难忘。到现在我也依旧认为，那个年代废墟乐队的作品，是我最喜欢的中国摇滚作品之一。

再就是2002年第一次去迷笛音乐节。那次我因为《通俗歌曲》的介绍得到一个工作证，能够站到舞台上拍摄，可以说是获得了一种莫大的认同和鼓励。基本上那三天三夜我都站在舞台的一角，不停地拍，很享受。从那之后，我连续做了六年迷笛音乐节的官方摄影师。

### 在摄影方面有什么梦想？除了摇滚，你是否还拍其他题材？

**蔡鸣：**我的摄影梦想就是希望能继续拍下去，记录身边这些音乐人的事情。也希望能把摇滚乐相关的这些摄影、设计等视觉方面的事情继续做下去。希望有机会可以重新在某个音乐节现场只当一个纯粹的摄影师，可以全心拍摄，而不是现在这样每次忙前忙后管很多事情同时兼顾着拍摄。

其他的题材我倒没有刻意去想过，只是比较喜欢在旅行的途中，在跟随巡演的路上，坐在火车或大巴的车窗边拍一些城市和郊外的风景。这件事情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一直做下去，它的意义就在于那一幕只在那一瞬间存在，你不可能再回去找到那个场景。这类题材的作品目前还不够多，其中一些用在一些乐队的封套和海报设计当中，还需要再积累。

### 你的摇滚摄影作品主要在哪里发表、发布？有什么让你难忘、感动的反馈？

**蔡鸣：**我的摄影作品最早是刊登在《通俗歌曲》、《非音乐》、《我爱摇滚乐》、《音乐时空》等音乐杂志上，再后来也出现在《新周刊》、《城市画报》、《时尚芭莎》、《三联生活周刊》、《数码艺术》、《1626》、《ZIPPER》等国内外各种报刊杂志和很多乐队的唱片封套内页、摇滚类书籍之中。

有两次比较难忘的反馈。一次是在某年的迷笛音乐节上，一个我不认识的小伙子跑过来找我合影，说他搞乐队就是因为上初中时在《通俗歌曲》上看到了我拍的照片。后来这类情况我遇到过好几次。

还有一次难忘的反馈是来自香港的《南华早报》。2001年他们的一个美国记者到成都来做一次摇滚乐的采访，看到我拍的照片后，坚持说服了在香港的编辑，把它们用在报道里，而且给了我非常高的稿费，尽管我并不知名。香港的编辑后来还让那位记者带话给我，说这些照片应该值更多的价钱。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

### 能否谈谈你拍摇滚最爱使用的相机、镜头和其他附件？

**蔡鸣：**我最喜欢的相机都是我能买得起的、入门级的相机，这是实话，我对器材一点都不发烧。从最早的凤凰、二手确善能手动相机到后来的尼康F80，再到尼康D70，D80，D7000，现在随便一个发烧友用的相机都比我的强。镜头我以前偏好用超广角和鱼眼，现在更多使用标头，附件我用得比较多的是外置闪光灯，特别是闪光灯连线。

### 你关注国内外同行的拍摄活动吗？最欣赏谁的作品？

**蔡鸣：**国内摇滚摄影师的作品经常能看到，这几年看到的作品比较多的摄影师有忍花草、柴东新和高鹏，我最欣赏的是搜狐的首席摄影师程宫，他拍的摇滚片子都非常好，但拿出来发表的不多。以前时晓凡拍摄的“摩登天空”早期的乐队形象照片我也很喜欢。

国外的摇滚现场摄影我看得不多，接触的更多的是唱片或MV。就摄影而言，我最欣赏的摄影师是David LaChapelle。

听蔡鸣讲述着自己的经历时，许多年少时玩乐队的旧事也仿佛又穿越时光，在我眼前一一浮现。也许在第一次对着一伙制造噪音的叛逆青年们按下快门时，他并未意识到这将成为他最为人所知的职业状态。但凭借长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积累，以及围绕在摇滚乐周边的一系列辛勤耕耘，我想，镜头背后，他同样是在实现着自己的摇滚梦想。

时光荏苒，当我如许多漂泊者一样回归故里时，最常看到蔡鸣的地方，就是新的小酒馆二楼俯瞰舞台的那个摄影师专座。他仍旧是举着相机，一脸专注地盯着台上乐队和台下观众的模样。📷（本文作者为星期三旅行乐队主唱）



**Goat:**  
Taking Photos, and Enjoying Rock Music

**山羊:**  
在拍照 也在享受摇滚乐

山羊 / 图 邢江 孙剑宇 / 文



2012草莓音乐节 脑浊乐队



山羊光绘自拍像

唯有你真心去喜爱的时候，才能拍出最好，最有感染力的摇滚现场。

—— 山羊

在得知这次采访的摄影师有时会和乐队共同演出时，我一度有些慌。之前对摇滚乐手个性外形的固有印象，导致我在前往采访地点的途中还在忐忑地设想，这位摄影师不会和他们是走同一形象路线吧？假设要是像我这样形销骨瘦的“小眼镜儿”和一个留着过腰披肩发、两臂纹满各种飞禽走兽的猛男坐在小桌子旁边吃甜品边聊天，那可就相当于有戏剧性了。

如约到达碰头地点，我见门口有个正在摆弄手机的背影，感觉是在等人，于是就上前问了一声：“您是山羊？”他回头对我的询问表示了肯定。这时如果我是个电影导演的话，那接下来的镜头一定要这么设计：由全景拉到面部特写，之后定格，再配上机械打字机的哒哒声，屏幕下方蹦出如下字幕：“山羊，从中学开始喜欢上摇滚，2000年左右初触摄影，作品曾多次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和获奖。2005年机缘巧合下，在‘无名高地’和MIDI音乐节上感受到了摇滚现场的魅力，后便将镜头对准了摇滚LIVE演出和地下乐队，至今已拍摄超过200场各类摇滚演出，也为很多个乐队拍摄过专辑宣传照。曾担任13club、吉他中国、通俗歌曲等杂志和多个乐队大赛的特约摄影师。除了拍照，偶尔还会客串和各乐队合作一些歌曲。”完成这个特写镜头之后，着实让我安心了很多。短发、双肩背包、带着粗框的黑边眼镜、下颚有些胡须，这些元素混合在一起，带出点文艺范儿，外型上完全没有我之前所想象的那些重口味元素。

据山羊介绍，他入手第一台相机的起因是大学要清理一批老旧设备，校方将库存的“华山牌”单反相机以90元的价格公开出售，当时图新鲜，觉得价格也挺便宜，就抱着玩



玩看的心态买了一台(此款机型生产于1950年至1959年间,胶木制,不可更换镜头。当年的宣传语是:“华山相机!共和国军工企业光学相机的里程碑!”)。

与国内大部分摇滚乐Fans差不多,山羊最早听的几乎都是中国本土摇滚,时间大概在1990年前后,唐朝、黑豹、魔岩三杰比较火的阶段,刚开始能够接受的摇滚形式主要是带有流行元素的、旋律比较鲜明的歌曲。后来随着摇滚乐逐渐登陆到国内主流媒体,尤其是广播电台,山羊渐渐了解到一些国外流入的偏摇滚、偏另类曲风的音乐。

同一时期,山羊也首次接触到了国内地下摇滚LIVE,并很快就被其所展现出的魅力深深吸引,在豪运、13CLUB、无名高地、迷笛音乐节等“圣地”都留下过他激情POGO(玩到非常high的时候开始随音乐节奏用自己躯体与其他观众相互撞击的一种娱乐方式——编者注)的身影。随着观看摇滚演出频率和热情的增加,山羊逐渐开始尝试并爱上用摄影去表现那些在舞台上迸发着无限热情的摇滚乐手们。

采访中,山羊与我们分享了许多他与摇滚乐及摄影之间的故事和体会,姑且把这些内容整理为以下并不全面的5个段落。

当摄影遇上摇滚乐究竟会产生什么?或许这问题就像摇滚和摄影本身一样使人琢磨不定吧,又或许答案就在你手持相机,正在用镜头去记录摇滚乐激情瞬间时的心中。

### 最初的摄影技术学习

山羊:“在经过几次摇滚现场演出的拍照后,感觉到出片的质量实在不能令自己满意,于是开始了针对摄影技术方面的研究。我是以自学为主,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各种论

2 2009年, Dengel乐队

3 2007年, 13club 火页乐队

4 2009年, 13club 窒息乐队与现场POGO的观众





5 2012年，草莓音乐节 HAYA乐队

坛上的技术交流贴来学习从而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混迹最多的就是PCHOME、蜂鸟这些网站了，对我帮助很大。同时由于数码单反普及时代的到来，摄影实践的成本大大降低，不停地拍、再加上不停地思考，不知不觉技术就比以前有了很大提升。”

### 第一次以摇滚现场摄影师的身份受到邀请

**山羊：**“我每次从现场拍摄回来，都会整理出一些自己比较满意的照片挂在网络上，久而久之，会有一些摇滚乐手给我留言或者加我的QQ，并对我的作品给予肯定。再后来，逐渐会有一些乐队邀请我去为他们进行现场的拍摄。我记得非常清楚，2006年夏天在‘无名高地’的那一次拍摄是我接到的第一个正式邀请。首次受邀嘛，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在拍摄之前我绞尽脑汁进行了很多构思，例如对摇滚乐手从舞台不同角度记录，观众现场气氛的表现等等，心里想着一定要拍好这场演出。由于之前的准备相对比较充分，拍摄结果还算满意。”

### 不是拿起相机拍摇滚LIVE，就能叫摇滚乐摄影师

**山羊：**“事实上，对摇滚乐和摇滚乐摄影师同样都很难去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这种事情一百个人就会有一百种观点。首先，如果非要让我去给摇滚乐下一个定义，那么我认

为它应该是一种不妥协、叛逆、甚至带有一些不和谐符号的音乐表现形式，可能也泛指所有另类的非流行音乐吧；其次，不能享受摇滚乐本身的摄影师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摇滚乐摄影师，拿我来讲，我之所以乐于从事摇滚乐现场摄影，主要对摇滚乐的一份热爱，我能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完成工作。虽然作为摄影师，不可能像普通观众一样随时摇摆、POGO，但我依然乐在其中，甚至我认为，唯有你真心去喜爱的时候，才能拍出最好，最有感染力的摇滚现场。”

### 不止于摇滚现场摄影，偶尔也会上台玩一把票儿

**山羊：**“我基本上只会去拍乐队现场演出部分的照片，其实很多时候这些乐手是不愿意将台下的状态暴露于公众的，因为他们的生活不可能只是舞台上的光鲜，也会有疲惫、失落、焦躁、颓废，出于对他们的尊重，无论是否熟识，我一般都不会进入后台拍照。但在演出之外，我确实为一些乐队拍摄过专辑封面、宣传海报这类的东西，比如‘核聚变’、‘霾晦’这些乐队，我们的合作就非常愉快。在适当的时候，我甚至还会上台去客串一把。”

其实除了玩一把票外，山羊的博客中还上传有一些由他改编的曲子，《我也曾有颗摇滚的心》和《最炫摇滚风》被做成了MV，现场照片与音乐结合，味道马上就出来了，



6 2012 迷笛音乐节 瑞典Goldcrush乐队



7



8



9



10

- 7 2012年，芬兰启示录乐队。
- 8 2011年，13club 霾乐队吉他手。
- 9 2010年，13club 黑金属专场。
- 10 地藏冥王。

《哥寂寞》、《照片里》等的歌词写得也是非常有意思，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去听听。

### 如何拍摄摇滚现场？

**山羊：**“先谈谈我现在的设备和技术参数吧。我自己目前用的是一台尼康D90和10-24毫米F3.5-4.5、35毫米F1.8、50毫米F1.8、180毫米F2.8 这4只镜头，还有一台索尼的RX100作为备机使用。常规情况下ISO感光度控制在ISO400-1600之间，除了180毫米定焦头的快门速度要保证在1/250秒要求较高之外，其他几只镜头的快门速度还是相对比较有保证。

“拍摄手法上我比较推荐的是从多个角度去做尝试，能够抢到前排的位置当然是最好，这样用超广角可以拍出非常有张力的图片，舞台两侧的音箱位置也是理想的拍摄

地点，但记得要带阻音耳塞。有时候我也会用长焦调直线或斜线，尽可能带进一些疯狂的观众当作前景，在一些有背景屏的演出场所你会发现，你镜头中的观众、乐手、背景屏在现场灯光的渲染下，会产生非常美妙的化学反应。

“关于拍摄对象，可能也是个人喜好的关系，我拍工业金属和哥特金属这类乐队较多，他们的舞台装束相较于其他的摇滚乐队形象更为突出和夸张，比较容易产生视觉的冲击力。另外，时机的把握也很重要，我很赞成布列松关于决定性瞬间的理论，在我看来每一张好的摇滚现场摄影作品都是定格了一个决定性瞬间，比如乐手甩起头发的角度、人物的表情、灯光的实时效果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再有就是需要快速抓拍时，光圈不要开得太大，否则对焦速度会受影响。”

山羊的微博：<http://weibo.com/lostgoat>

8 2011年，13club 霾晦乐队。

9 2009年，德国Suidakra乐队。





真正有声的作品并不说话，说话的是它在你心中激起的回声。

## The Echo of Ordinary Life —Photographer Gao Peng's "Rock Portraits"

# 平凡生活的回声 ——摄影师高鹏的“摇滚肖像”

高鹏 / 图 鞠起 / 文

在我记忆中，许多与中国摇滚相关的报道中采用的照片都署名是高鹏拍摄。而这个作品在平面媒体上被广泛转载的摄影师，却像是躲藏在这些作品之后的一个隐形的摇滚玩伴，仿佛熟悉，却又从未谋面。

接到采访任务之后，我和高鹏约在了北京后山艺术空间见面。作为北京MOMA后山音乐艺术节的一部分，2013年1月31日，这里举行了《摇滚肖像+——高鹏摄影作品展》。虽然多数照片之前已在杂志中发表过，但高鹏还是对它们进行了精心的调整。他似乎特意挑选了一部分更贴近生活的作品，在舞台之下，窦唯、张楚、郑钧、朱哲琴、小河、张玮玮和周云蓬变得愈加生动起来。

高鹏当天的模样和我想象中的“摇滚摄影师”形象多少有些出入，没有摇滚音乐那种张扬的气场，看上去更像个IT从业人员。2003年，从河北师大平面设计专业毕业的高鹏来到北京，父亲拿出一万块钱让他自己去闯世界。他用这笔钱买了一台电脑和一部相机。因为喜欢看音乐演出，而且每次去都要拍照，慢慢也就积累了不少和摇滚乐有关的照片。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社交网站，高鹏就把照片发在一些摇滚论坛里面。渐渐地，他的作品就在这个圈子里流传开来。

### 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并拍摄摇滚题材的？

**高鹏：**在我上学的时候，有位教油画的老师特别喜欢摇滚乐，也经常组织同学去他家里看摇滚乐队的MV。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MV《墙》，觉得这东西真不一般。到了北京之后，我进了《北京青年周刊》做摄影记者，有了更多机会去现场拍摄一些音乐演出。2003年前后，各种音乐节开始兴起，像迷笛音乐节啊，摩登天空音乐节啊，每年很热闹的，去采访的时候，自己的情绪也被音乐节气氛感染得很高涨。那段时间积累了不少照片。

### 还记得第一个拍摄的摇滚音乐人吗？

**高鹏：**我拍的照片主要分两类，一类是演出的拍摄，还有就是单纯的人像。演出的话，最早拍摄





1 张玮玮在家中，2008年。

的是小河、张玮玮。当时，他们还没有单飞，两人组了一个叫“美好药店”的乐队，演出的票价也不贵，所以经常去。

第一个拍摄的人物肖像是何勇。在2004年末，何勇做了一个纪念当年红磡体育馆《摇滚中国乐势力》十周年的演出。那次演出，供稿摄影师的照相机出了问题。我是作为观众去的，当时听得挺带劲儿，就爬上身边的大箱子，站在上面拍。视角高一点，效果也就好一点。结果我的照片就被何勇他们要了去。没多久，在媒体上刊登出来的照片就是我拍的。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一批这样喜欢拍摇滚题材的摄影记者。

**回想一下，在拍过的演出中，有没有让你非常难忘的场景？**

**高鹏：**2003年的迷笛音乐节到现在都让我很难忘。那

时候，音乐节的气氛没有现在这种纯商业化的味道，还是相当随意的，根本没有现在这种挡在台上与台下之间的铁栏杆。那会儿经常是台下的观众扒着舞台的边儿一下子就翻上去了，我还看到过裸奔一圈的。2003年的迷笛很有1969年美国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感觉。我记得那天天下着雨，观众就穿着袜子在泥坑里面蹦。有一个镜头印象特别深刻：下完雨，会场中有一棵树的树枝上挂着两只袜子，上面全是泥，还有人拿笔在上面写着“摇滚”俩字儿，特别逗。

**很多人都觉得摇滚摄影师是一个所谓“圈内人”的工作，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高鹏：**也不是吧，这样说的话谁一开始不是圈外人呢？如果说我沾了一些什么光，就是早几年拍这个的人比较少。那个时候，要是拍了一张张楚的照片，会有好几家报社找你要。





3



4

2 小河，2009年。

3 窦唯，2008年，北京南锣鼓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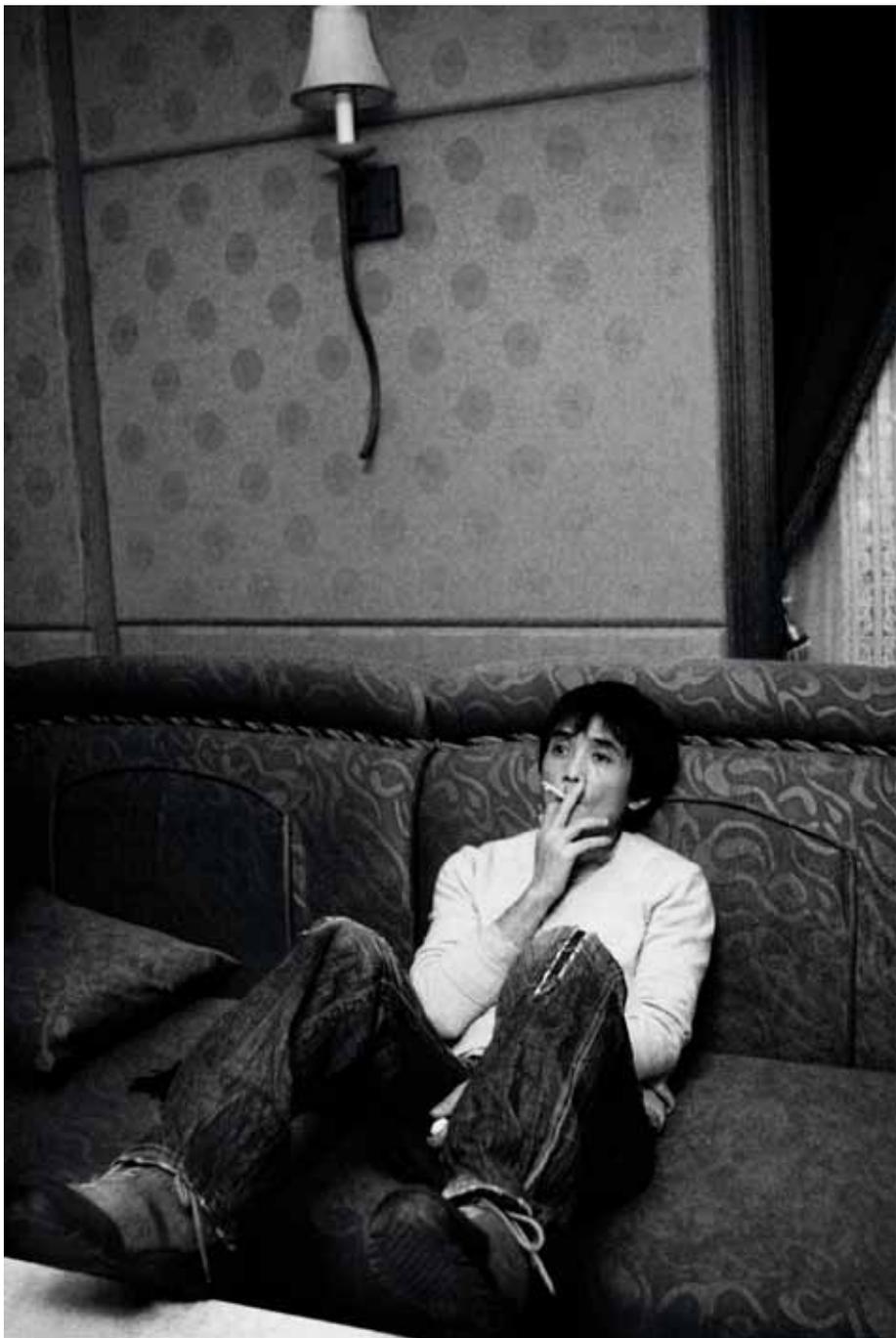
4 何勇，2005年，北京钟鼓楼地铁站。

5 张楚，2007年，北京豪运酒吧。

其实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圈里圈外的区别。玩音乐的人都比较感性，和对方接触过一两次也就熟悉了。我比较熟悉的音乐人有张玮玮和郭龙，完全是因为看他们的演出看得太多了，每回点个头，打个招呼，再加上采访几次，就混熟了。还有在国内做民谣的音乐人，小河、张玮玮、周云蓬他们早年的时候都比较艰辛，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比较早采访过他们的人，印象就会深一些。

**起步阶段的音乐人或许对较早关注他们的记者有患难之交的感觉。**

**高鹏：**对。2004年左右去采访周云蓬时，他在香山租平房住，大冬天的也没暖气，一个盲人还得自己出门打水、烧水然后泡方便面吃。有一回演出到夜里，他回了香山找不着路，大晚上的也不舍得打车，只好在路边睡了一晚。第二天才找人问路回到了家。那时候很多地下音乐人的状态就是这样，当时他第一张唱片《沉默如谜的呼吸》签给了摩登天空，大概拿到手的也就几千块钱。



5



6



7

6 新裤子乐队，2006年。

7 音乐人朱哲琴，2006年。

8 音乐人郑钧，2007年。

但从第二张唱片《中国孩子》发行后，有些文化类周刊的记者就开始频繁地关注他。北京的文化类记者还是比较喜欢听音乐的，会关注好东西，不会一股脑儿追八卦。之后，这些报道带动了更主流的媒体也来报道，慢慢地年轻人也开始听民谣类的唱片，听的人越来越多，演出的身价就会高一些了。这可能也是媒体能带给这些音乐人的一些东西。

### 你比较喜欢在什么样的场合拍摄摇滚音乐人？演出现场还是生活中？

**高鹏：**我觉得拍摄他们在幕后或者生活中的状态更有意思一些。一直觉得很可惜没有真的在“树村”住过，也没体会过当时的那种氛围。当然，有时候拍人物肖像也可以摆拍，和对方一起设计姿势，也挺好玩的。我甚至可能会画一画草图，和音乐人讨论，拍摄时怎么能玩得疯一些。

### 你拍摄过很多比较大牌的摇滚音乐人，接触起来是怎样的感受？

**高鹏：**大部分摇滚音乐人可能都算不上主流明星，但普

遍比较有个性。采访的时候，他们可能更愿意由着自己的性子。记得第一次拍郑钧是在酒吧，大晚上的他戴个墨镜戴个帽子，我问你能把墨镜摘了吗，他不愿意，非得戴着墨镜拍。所以第一次几乎就算失败了，第二次我有了准备先跟他聊音乐，天南海北，文化艺术一通侃。他发现这个记者还是懂点音乐的，也能聊得来，才流露出配合的意思。于是才有了那张他将卡片扔得漫天都是的照片。

有一次，我在录音棚给张楚拍照片，正好那里有块镜子，我就想拍一张类似他的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封面的照片，但是被他拒绝了。他说他不想回到那时候的状态里，可能他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状态是非常孤独吧。所以，现在发表出来的那张照片比较中规中矩。

### 你所理解的摇滚乐是什么？

**高鹏：**可能大多数人觉得摇滚乐是一种叛逆、和大多数人区别开来、释放自己的音乐，但我觉得最基本的一条它得是好的原创音乐。你在欧美社会里面，个体本身就挺自由的，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发展空间。摇滚在那样的社会里很





9 郭龙，2011年。

10 沈黎晖，2005年，位于北京花园村的摩登天空办公室。

11 崔健，2005年。



9 10



11

受欢迎,可能就是因为它有创意,有内涵,有艺术感。我比较喜欢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包括他们的音乐、封面设计以及电影。我会偏爱这样的摇滚乐,而不仅仅是愤怒和叛逆的情绪。

对现在供职于《北京商报》的高鹏来说,音乐题材只是他日常摄影工作的一部分。他的生活并非波澜壮阔,他所拍摄的也多是音乐人的平凡生活。但是从他的话语中听得出,

他对于音乐的爱好是炽热而真切的。而真正的热爱,自然就会带来精彩的作品。

高鹏用他对影像和音乐旋律的精妙理解创造出了能够跨越视觉与听觉感官鸿沟的有趣照片。再一次穿过挂满音乐人照片的走廊,我感到在一幅幅作品映入眼帘的瞬间,似乎也隐隐约约流淌出了画中所谱就的旋律。

因为真正有声的作品并不说话,说话的是它在你心中激起的回声。📷



## Chai Dongxin: Follow Your Heart

# 柴东新： 跟着感觉走

柴东新 / 图 洛瑶 / 文

### “我不是玩摇滚的”

学美术出身的文艺青年柴东新，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听摇滚乐，在天津上完大学之后，于1998年初背起行囊来北京从事广告行业的工作。初来乍到的柴东新和其他北漂族一样，生活条件并不好，在当时的通县（后成为通州区）租房居住，业余时间与身边众多文艺圈中的摇滚青年“混”在一起，从而踏足这个圈子。

与其他自己组建乐队，并拍摄摇滚生活的摄影师蔡鸣、山羊等人不同，柴东新不唱、不弹也不疯狂，他的镜头像一双深沉的眼睛，默默注视着这个圈子，记录下摇滚乐在中国的成长，刻画出一个又一个摇滚乐手场上场下的生活。

摇滚乐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主要受到节奏布鲁斯、乡村音乐和叮砰巷音乐的影响发展而来。摇滚乐分支众多，形态复杂，主要风格有：民谣摇滚、艺术摇滚、迷幻摇滚、乡村摇滚、重金属、朋克等。摇滚乐在中国属于舶来品，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初。1986年，有“中国摇滚教父”之称的崔健以一首《一无所有》喊出了中国摇滚第一声。而90年代中期为中国摇滚的高峰期，是中国现代艺术的新高点，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摇滚乐人，搞行为艺术的人也很多，何勇、唐朝、张楚、窦唯等人，令无数年轻人疯狂。此后，虽然进入了百花齐放的阶段，但在90年代末期进入了相对低潮的阶段，柴东新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混迹于北京大大小小

的摇滚乐场所的，而北京三里屯南街“河”酒吧是他经常出没的地方。

当时的“河”酒吧是民谣乐手演出和聚集之地，小河、布衣、周云蓬、山人等新人非常活跃，几乎所有民谣圈有头有脸的乐队都曾经在这里演出。但是随后，这条街被拆掉建成公寓，令中国摇滚乐一度陷入低潮。

“当时他们的生活都挺艰苦的，一场演出也就收入五十、一百元，除去吃饭、交通等费用，所剩无几。而我当时在广告公司打工有1500元的月收入，在他们当中我算是有钱人，经常去看他们的演出，慢慢地也就和他们熟悉了。所以我现在很后悔，为什么没有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拍摄。”柴东新感慨道。

### 拍摇滚从一次救场开始

柴东新真正拿起相机拍摄摇滚乐是在2005年。当时拍摄小河的摄影师爽约了，因此小河邀约经常摆弄公司相机的柴东新救场。柴东新就这样战战兢兢地被赶鸭子上架了。一场演出拍下来，小河对柴东新的摄影给予了肯定和鼓励，

这也让柴东新建立了自信心，这一拍，就拍到了现在。

很多看过柴东新摄影作品的人，都被照片的张力、色彩、构图和照片中所传达出的情绪所感染。柴东新评价自己的拍摄时也说自己与其他摄影师的不同在于他的东西不凌乱，无论是拍摄现场还是乐手们的生活状态，都是有准备、有想法才去拍摄的。从2005年到现在，作为一名职业广告人，8年来，拍摄摇滚占据了柴东新的大部分业余时间，无论哪儿有演出，他都会拿着相机走一趟，用镜头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和乐手们一起聊天、喝酒。

因为不是专业摄影师也不是专业乐手，因此柴东新的拍摄视角很旁观，也很客观。总结这些年的拍摄历程，柴东新说：“摄影的意义在于记录，从我拿起相机拍摄他们那天开始，他们的成长就在我的相机中，他们的生活、演出都有我的存在，虽然如果从九十年代末就开始记录的话会更完整，但我很高兴我已经开始做这个事了，庆幸我还在坚持做。有一天吃饭时我和他们开玩笑说，你们所有的青春都在我的相机和电脑硬盘里，我做了一个很大铁柜子，专门存放他们，千万别给我碰坏了，否则你们的‘青春’可就都没了！”

在柴东新看来，这些照片不仅是他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他们的青春画册，同样也是他自己的。“记录这玩意儿，时间越久，意义越大。即使我已经拍了这么久，但是每一次拿起相机，还都有感觉，我随他们成长，他们的风格在变，

1 夜叉乐队，迷笛十周年群英会，2009年。

2 二手玫瑰乐队“一枝独秀·二手玫瑰”演唱会，北京，2012年。





近一段时间演出不多，我几天不拿相机，手还挺痒痒的。”

说到拍摄摇滚的器材，柴东新说自己用的机器恐怕是拍摄摇滚的摄影师中最一般的，佳能5D机身配70-200毫米镜头，携带50毫米定焦镜头，还有一只鱼镜头。他认为拍摄好的作品，器材不重要，怎么使用它很重要；角度不重要，拍摄出气氛很重要；艺术性不重要，真实性很重要。

“拍摄摇滚乐，首先要了解它，了解它的类型，是现代、电子、民谣、朋克、实验还是重金属，因为不同的摇滚乐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方法，比如拍摄民谣就应该安安静静地等待，拍出它的小清新、拍出歌手的安静气质，必要时可以拍台下的观众；拍摄重金属和朋克，可以拍乐手们在台上甩头发、狂奔的状态。

“此外，了解乐手的个人习惯也非常重要，比如谢天笑习惯在台上抽烟，你要是不知道的话就抓拍不到有歌迷在旁边给他点烟、他把烟端起来的瞬间。这个瞬间只有一秒钟，我掐好了时间站在旁边默默等待，好的画面稍纵即逝，你不懂的话很难拍；再比如一场演出的歌曲安排，你要知道每首歌的高潮在哪儿，什么时机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刻画，知道快门在什么时候按下去。我在拍摄反光镜乐队唱《嘿，姑娘》的时候，将镜头对准台下，拍摄到了观众集体‘跳水’的热烈场面，这种用音乐将现场带入很high状态的画面，用镜头表现出来就很有感染力。”

### 拍摄“摇滚爸爸”

2011年6月，柴东新在北京798一家画廊举办了自己首个摄影展，名为《时代的青春期》，宣传海报上的人就是小河，一是小河见证并代表了中国一代摇滚乐人，二是他在柴东新摇滚摄影道路上是一个伯乐。展览吸引了不少当代摇滚圈知名人士的人捧场。其中一组名为《摇滚爸爸》的照片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画面都是柴东新耐心等待并用心捕捉到的。“这些摇滚乐音乐人大部分都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有自己的生活，有妻子有孩子，他们在演出时会把孩子带在身



3 疯狂的歌迷，夜叉演唱会，2010年。

4 小河，愚公移山酒吧，2010年。

5 “跳水”的姑娘，北京MAO第八届朋克音乐节，2011年。

6 谢天笑星光现场演唱会，歌迷为他点烟的瞬间，2009年。





7



8

边，也会为孩子上学等琐事烦恼和奔波。舞台上的他们是好乐手，舞台下的他们是好爸爸、好丈夫。在和他们相处的日子中，我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所以用镜头记录下来送给他们。比如沙子乐队主唱刘冬虹在台上演唱，他的孩子站在前面聆听的那张，孩子的背影在逆光的衬托下很有意境，这张网评很高；再比如扭曲机器乐队的贝斯手老道抱着孩子，孩子妈妈从后面走过来那张很有爱。”

在展览宣传册里的一段独白中，柴东新总结了这些年的拍摄感悟：

中国新音乐，就在双重的荷尔蒙催化下，从萌生到发育，从暗涌到奔流。你的声音激情，摇滚力量，独立精神……成为回敬这个时代最直接的力量。而处在青春期的时代，反哺给你的巨变与戏剧性，给了你与时代交手的机会，你以音乐为刃，你们互相颠覆与撕扯、反抗与握手、批判与交融。这一切，让你有了成为英雄的可能，我不是一个摄影师，和你深处一个时代，用我的方式，记录着。且，看你的脸；且，听你。📷



9



10

7 后海大鲨鱼乐队主唱付菡在做登台前的准备，愚公移山酒吧，2010年。

8 扭曲机器乐队贝斯手老道与孩子，2009年，“摇滚爸爸”系列之一。

9 反光镜乐队主唱李鹏与孩子们，2011年，“摇滚爸爸”系列之一。

10 沙子乐队主唱刘冬虹与孩子，2011年，“摇滚爸爸”系列之一。



## Cheng Gong: The Sports Photographer who Shoots Rock Music

# 程宫： 拍摇滚的体育摄影师

程宫 / 图 周治宏 黄琳茜 / 采访

在办公室看到的程宫，脑后的发髻，简练的背带装，素色法式衬衫——职业摄影师，这就是程宫给人的第一感觉。

“从摇滚摄影到体育摄影，很多人很奇怪为什么我能坚持下来，还能一直保持热情。其实答案很简单：我喜欢永远在现场的感觉，这也是我在1996年开始拍摄摇滚乐的初衷。”面对周围人来自事业和理想上的疑问，搜狐公司首席摄影师、摄影频道主编程宫如此解读自己的摄影生涯。而他坚持拍摄摇滚题材这十多年，也是从自觉记录北京摇滚乐坛的状态开始的。

### “摇滚乐的精髓都在现场”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拍摄摇滚乐的？

程宫：真正开始拍摄摇滚乐是在我进入大学的时候。在那之前的高中阶段，我接触到的摇滚乐是画室里那盘重复播放的磁带，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让我有了对摇滚乐最初的认知，那时起我就经常把积攒很久的钱用去买磁带。摇滚乐的歌词、旋律让我意识到，原来除了小虎队那样的流行乐，还有如此有力量的音乐形式，这是一种仿佛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的感觉。1996年进入大学以后，抱着对摇滚乐的喜爱，我开始去看现场演出，并接触了很多刚刚开始摇滚乐队。

在看过现场演出以后，我突然发现，摇滚乐现场的张力，以及乐队成员的表现，与听磁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印象最深的，是鲍家街43号乐队那首《晚安北京》。这首歌在家听磁带会特别安静，但是同样的编曲和配器在现场听起来就非常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受。这让我产生了去记录摇滚乐现场的想法。在我看来，摇滚乐的精髓都在现场。

### 后来你是怎么进入这个领域去拍摄的？

**程宫：**从1996年开始，我认识了迷笛学校的很多学生，他们就是现在在中国摇滚乐舞台上的中坚力量。熟识后，他们的演出都会叫上我去看。那段时间，朋克、说唱金属等等，那些乐队、乐手一步一步成长的足迹，我一直在现场看到并与他们共同成长。

慢慢地我发现，除了我以外周围没有人在持续记录这些过程，当时就会想如果我不坚持，那么摇滚乐的这段历史记录最终就会断代。当时我20多岁，那个年龄段的人很容易生出使命感，现在看来还挺幼稚的，但正是因为这样才会坚持去做这件事情吧。

### 工作后还坚持拍摄摇滚乐？

**程宫：**是的。2000年大学毕业后，我在国贸二座一家IT公司上班。白天西装革履，周末下了班后，换T恤、牛仔裤去开心乐园、老豪运等等地方看演出，都是那种小场子的演出，这种角色的变化让我觉得挺戏剧化的。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身边看演出的人一茬一茬地换，直到现在我三十多，身边也还是十六七的毛头小伙子们。



2



3



4

1 The Cruxshadows乐队, Virgil Roger, 2007年。

2 疆进酒乐队, 赵老大, 背后是李旦和吴俊德。2007年。

3 Joyside乐队解散前, 2008年。

4 红磡十周年, 何勇, 北京三里屯南街, 九霄, 2004年。



5

6 The Root 鼓手、灵魂人物 Questlove, 星光现场, 2007年。

7 瘦人乐队, 戴秦, 北京迷笛音乐节, 2007年。

8 废墟乐队, 周云山, 北京迷笛音乐节, 2007年。

9 零壹乐队, 李楠, 2006年。

我还在坚持, 我的人生在不断成长, 舞台上的他们也在不断成长, 我能用镜头记录下来这一切, 就很美好。

从职业上看, 体育摄影显然是你的专长, 你拍过北京奥运会、温哥华冬奥会、F1赛车、体操世界杯、男篮世锦赛等国际体育赛事。从摇滚摄影到体育摄影, 你怎么看待二者之间的联系?

我是一个专职的体育摄影师。我认为, 对于一个职业摄影师来说, 应该有一个自己的长期的拍摄题材。摇滚乐是我所热爱的, 也是我的长期题材之一。摇滚乐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我的身体里, 所以我会持续这个题材, 直到我拍不动了为止。

体育和摇滚乐一样, 都是男人热爱的东西。体育摄影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份饱含着责任与荣耀的工作, 也是对现场体现出来的体育精神的延续。作为一名职业体育摄影师, 我拍过很多国际大赛。在赛场, 通过长镜头, 能看到运动员们下巴上的汗水, 甚至能听到运动员的喘息, 闻到他们的气味, 这是一种不止于视觉听觉的全方位地、立体地感知体育的过程。在现场拍摇滚, 道理和拍体育是一样的。

## “从记录别人到表达自我”

### 摄影对你意味着什么?

程宫: 大概在我四五岁的时候, 我父亲给了我一台虎丘旁轴相机, 还有一个曝光组合的卡片, 这让我产生了用相机记录点儿什么的兴趣, 就如同小时候看完一本书、做完一件事, 会用文字写个读后感、日记之类的东西一样, 摄影也是一种习惯。

### 按照这种理解, 对于摇滚乐, 你最初希望拍摄、记录些什么呢?

程宫: 那时候, 我最希望的是能给每一个乐队、乐手拍一张经典的如同格瓦拉那张传世头像一样的照片, 让所有人听到这个乐队、乐手的名字, 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我的那张照片。我也希望照片是有深度的, 能够在墙上挂三五年或者更长时间, 成为经典, 成为符号。

### 现在呢?

程宫: 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对摄影这个概念理解的转

变，我现在更注重用我自己的情绪去拍摄、表达他们了。实际上，之于我，这是一种从表达别人到表达自己的转变。我现在也更愿意去拍大家看不见的东西，比如摇滚现场幕后的故事，以及那些乐手的日常生活，我希望能表现出我眼中的他们。

### 是什么促成了这种转变？

**程宫：**有几方面原因吧。一方面，我觉得之前坚持了很多年的工作已经足够了，我最初想要做记录的想法如今已经实现了。其次，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摄影师都已进入这个领域，只要是个演出就至少有十几人拍，更别提现在在各个地方各式各样的音乐节上人人都是摄影师的状况，我想只要他们中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坚持下来就够了，而我之前那种自己要记录历史的责任就轻了很多，我便可以去做更多我愿意做的事情了。

### 你认为自己通过拍摇滚来“表达自我”的优势有哪些？

**程宫：**我从小弹琴和学画，从平面设计到互动设计，这些大都是与视觉相关的范畴，对用户体验有研究，以及在摄影作品的最终呈现上有些经验。而类似于通讯社摄影师的职业经历，也让我在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能更准确、自如，更加容易。比如我拍摄时把控大舞台、大场景的能力，搭建拍摄框架、用组照讲述有脉络的故事的能力，都是得益于此。

### 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拍摄故事和人物？

**程宫：**熟悉的人和故事实在太多了。就像1997、1998年的时候，你只要从树村的胡同里走过，便能听到几乎每一间屋子都在传出各种各样的乐器声。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敞开式的大棚，后面是绿油油的菜地，是个鼓房和排练室，我经常在那儿玩，现在“声音碎片”乐队里的几位（那时叫“药用植物研究所”）会在那儿排练，现在的主唱马玉龙第一次去那儿找他们，戴个眼镜、背了把雅马哈吉他，黑





9

黑的。还有“废墟乐队”的主唱周云山，和乐队在他的小屋排练的时候，没有麦架，将麦克风直直地从房梁上吊下来，就那么弹着吉他唱着歌儿。这些场景就像在昨天。这些简单且细碎的记忆串起来就是他们成长的过程，而如果把成长也当成是一种现场的话，我们就都置身于一个又一个的现场里了。

### “有作品的人是幸福的”

#### 你拍摇滚一般使用什么器材？

**程宫：**摇滚演出现场的光线比体育赛事更复杂，同样是捕捉瞬间，所以器材要求基本上跟体育赛事是一样高的。具体来说，我最早用的是海鸥DF300；后来用佳能EOS5、EOS30，10D，1Ds Mark II；再后来，用的就是佳能1Ds Mark III，尼康D3，全部都是2.8光圈镜头。各种闪光灯的附件、特技镜头也会经常用到。

#### 你在摇滚摄影领域坚持了这么多年，有什么让你难忘的经历？

**程宫：**有很多啊。举个例子，2011年4月，法国一个艺术摄影机构的朋友找我参加一个“24小时北京”的活动，邀请24位摄影师拍摄自己眼中的北京24小时。那个周末，正值“零壹乐队”有一个新专辑的发布演出，因为我跟他们很熟悉，也知道他们现场演出的效果非常棒，于是就跟他们商量，用我熟悉的方式记录了他们演出当天的24小时。

最后，这个系列被选中参加“阿尔勒摄影节”，这组照片我用乐队的一首歌结合在一起做了一个多媒体作品，在摄影节闭幕式的“幻彩之夜”上播出，引发了很多人对中国摇滚乐队的兴趣和赞赏。之后我也努力推荐他们去国外参加演出。那次去阿尔勒看展览、跟欧洲艺术家、评论家以及画廊主这些人的聊天经历，也对我触动很大。

其实众所周知，国内很多摇滚乐队、乐手生活十分清苦，在国际上的认知度也不高。我一直希望通过我的镜头，能让他们和他们的音乐被国外观众认知和接受，也让摇滚乐人生活得更好一些，能帮到他们就会很开心。

#### 你欣赏哪些同行的作品？

**程宫：**国内来说，一个是王迪，他是这个领域的前辈，跟崔健是同时期的人。他的作品很不错。他至今都在持续地创作，包括照片和video作品。另一个是在南方的蔡鸣，他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他跟我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我在北京，他在成都。他是个更加执着和坚持的人。2004年左右我去成都小酒馆，在和唐蕾（“小酒馆”创立者）聊天的时候，唐姐给他打了个电话，他骑着一辆小自行车就来了。之前我们都互相看过对方拍的片子，这头一次聊天，我们就聊了很久。我想成都甚至整个中南部地区，如果没有蔡鸣的照片记录的话，那些年的摇滚乐坛在影像上会有很多空白。



10



11



12

国外的，我很喜欢体育摄影师Adam Pretty，他的很多想法和作品都非常好，人很认真，他的出现甚至带动了澳大利亚一批优秀的体育摄影师的出现。现在他已经渐渐转型拍广告片了。在拍摄国际赛事的经历中，我们慢慢认识也成为了朋友。

### 拍摇滚的摄影生涯给你带来什么感悟？

**程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发感受到摄影绝非表达情感的唯一手段。写一首诗，画一幅画，讲一个故事，唱一首歌，甚至做一个菜都能传达我的这些情绪。我愿意用我喜欢的舒服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让我爱的人感受到。作为一个勤劳善良勇敢的摩羯座，在这个领域里，我知道要超越的就是自己，我愿意慢慢来。做一个有作品的人，是幸福的。

### 你的摇滚摄影作品主要在哪里发表、发布？

**程宫：**之前主要是在网上发得比较多，也参加过很多摄影节。但这几年我基本上是拍完后整理下来，存在我自己的资料库里，因为现在拍的很多是个人化的东西。也许将来我会拿出来做展览、出书，把它们发布出来；当然也有可能它们就这么一辈子躺在我的硬盘里书柜上，如果我的儿子、孙子他们长大了，开始弹我那些堆了满屋子的吉他与钢琴，开始听那满柜子的CD、黑胶，开始对摇滚乐感兴趣的时候，我也许会慢慢地打开那些照片，给他们讲故事吧。



### 对于拍摄摇滚，你目前有怎样的具体计划？

**程宫：**前面说到比较个人化的拍摄，我想用这种完全不同我以往作品的方式，用一定的时间跨度，系统地拍摄一些乐队。不过还是希望慢慢来，积累成形了再发表。📷

选自《零壹乐队的24小时》，2011年。

9 李楠出行基本靠自行车，远的地方公交和地铁，很低碳。

10 乐队主唱李楠在健身。

11 吉他手梅明阳走到台下听音效。

12 申子俊是穆斯林，在表演前做祷告。

13 化完妆，李楠在演出前做最后的发声练习。

14 晚10:14，演出现场。

